

戲劇叢書之二：

豐 交響樂

西 蒙
第 二 部

穆 廖 書 店 出 版

MG
I234
106

——重慶交響樂——

第 二 部

望
息
的
城



3 1762 7033 2

××大學府開設在望息的城廂一角的頹敗的古刹裏。

人物：伍雲藏青：乃該校校址青蓮寺內一知客僧徒，此僧是特務機關觸鬚，年有五十餘，天生一副令人可怖的相貌，右腿微跛，穿僧服僧履，頭戴風帽，手執佛珠，嗓音沙啞，笑聲陰森逼人。

燕青：女生。二十一二歲，熱情而純潔的青年，胆小。

章克：人瘦長，兩頰削瘦，身穿黑色西服，皮鞋，黑色領帶及呢帽，帽簷蓋至眉睫，時而帶上茶色眼鏡，避免別人對他正目而視，年僅三十開外。

方霞輝：女生。年約二十三歲，受痛楚太深，以致神經麻痺，心情悵悵，服飾較為華美，頭髮微捲，面容悽慘，感情已脫了常軌。

吳文博：理科學生。二十三歲，還有些少爺脾氣，性情惡直，身穿西裝，不新，舊呢大衣，眼睛有些近視，架上

〔 2 〕

一付白鐵邊的眼鏡。

郭新民：廿三四歲，衣服破舊。

王欽遠：同校學生。二十三歲，身體衰弱，肺結核患者，因之更爲自己感傷。

丁小舟：二十二歲，年青力壯。

周行：同校學生。年齡比王大一兩歲，樸實而勤快，身穿褪色長棉袍，黑圍巾，破布鞋。

憲兵一人。

其他：報販——老林（不上場）

××大學府移居到這頹敗的大古剎裏已有三年餘了，其中雖有一些修飾，但遭日機轟炸，很多粉飾的牆倒塌了，改用蘆蓆來代替。除了學生在裏面點綴點綴，就很少有生氣，死沉沉的，像個變相的黑地獄。

這裏是學生的宿舍，過去是廟宇裏香火們來往的休憩場所，現在已斑駁不堪。

正中靠後牆有一座小型的佛龕，佛龕內立着一個三頭六臂的金面泥菩薩，龕前有一座長條的香座上有香爐、燭台及拜佛用的佛具，香座前有一拜墊，專供僧徒晚禱時用的，佛龕兩邊有兩扇狹長的小耳門，通走廊，有欄柵，前面就是烏黑的竹園，左側牆是以蘆蓆片代用的。有一小耳門，通左鄰的房間。右側是靠街道的泥土牆，裝有大木框窗一扇，能見到街道上的一盞路燈恍惚着，室內佈置極簡陋，所謂「大學的學舍」在此變成像牢房似的，除掉一兩張草鋪的木床以外，還有一張小型的矮牙桌，和幾張破舊的棧椅，桌上放油燈一盞，和一架理科學生用的簡單儀器（測量管），和幾隻玻璃小瓶，書報紙張在此室內，很少有陳跡。

時臨冬至，傍晚的朔風格外吹活得兇狂，竹林裏傳來呼呼的嘯

聲。開幕時，室內昏暗，惟有一張長明燈搖晃着，發出綠幽幽的微光，前面大殿上遠遠地一陣又一陣的磬聲和衆僧的晚禱聲。

半響，室內無人，窗外街道上路燈陰暗，隱約有犬吠聲，一個沙啞的老報販在叫賣着晚報聲，由遠至近地走到木框窗邊，向室內探詢了一聲「報要嗎？晚報，剛剛出版的。」在街道上發出另一個男子的聲音。

男子聲：（兇狠地）老頭兒，去！

報販聲：（畏縮地）我賣「中央晚報」的，警察先生。

男子聲：走！這裏沒有人要買你的，上那邊去。

報販聲：得罪了，警察先生。他們每天這個時候向我老林買的。（陪笑）嘿……

男子聲：（發怒）媽的！老頭兒，今晚這兒戒嚴，你得知道，要不

報販聲：（歡意地）我就走，唉！——走路難啊！

（悽慘地一邊叫一邊走了。）

（誦經聲繼續着。）

（伍雲僧一手提着破燈籠，一手執着一支香，從後走廊一蹣跚地走過來。）

伍：冷哪，天又變啦！（將燈籠向室內照了一下，往室內走進來輕輕地走向左側耳門去「篤，篤」的敲了兩下）裏面哪位同學，將窗戶門搭上，怕的有雨下啦！（裏面沒有回答，便輕輕地將左耳門開開將燈籠往裏去照照，給裏面女人聲一聲吆喝，又縮回來。）

女人聲：（驚訝地）滾出去！

伍：（忙解說）嘿嘿，方女士，阿彌陀佛，恕我小僧無禮。怎麼你沒有出去？噢，對了，你一個人喜歡靜靜地，我不打攪你了，



續前

{ 4 }

晚安。(將門輕輕地搭上。)

(前面院子裏，燕青在輕輕地喚着方霞輝。)

燕聲：(低微而神祕地)霞輝，方霞輝。(「拍」「拍」，兩下手掌，好像又走近了。)方姐姐，(又拍了兩下)(伍雲僧聽到有人聲，忙走向佛龕前，對佛龕拜了拜，就跪在拜墊上，嘴裏唸唸有詞地在等候着什麼似的。)

燕：(已經走上走廊，聲音更低微)方姐，(拍了兩下手就偷偷地來到左門口往裏探了探)方姐姐，哦，裏面沒人嗎？

(就索性大膽走了進來，向四周圍窺視了一回，顫抖地)方……霞輝！……

(大殿上的磬聲又響了兩下，誦經還在繼續着，伍雲僧跪在拜墊上一聲不響。)

燕：(突然地像發現什麼似的，對着暗角裏的鋪位)誰？吳文博，你為什麼不說話？又發熱了嗎？(小心地走到鋪位去，把被子慢慢揭開，一驚，倒吸了一口氣)怪了，難道說，我的眼睛看花了嗎？他們人呢？

(一陣大風，嘩的一聲，將窗子打開。)

燕：(忙退靠着床沿，睜大着眼睛，幾乎要哭出來)什麼人？嚇死人啦，你是人還是鬼？為什麼看見我不說話呢？(對着窗口)我，我是燕青，來找方霞輝的。

伍：(仍跪着沒有抬頭，忍不住了，就輕輕向她一聲)……，嘿——燕同學你別怕，是我。

燕：(還沒有注意到拜墊上有人在回她的話，祇顧聚精會神的小心地走向窗口去)那你為什麼不走校門進來呢？你不進來我怎麼知道你是誰呢？(窗外沒有回聲)要是校門已給鎖了的話，那你就往窗戶裏爬進來吧，我來幫你，攜你一把。(慢慢地靠近

窗去。)

伍：(忙站起來，輕輕地在她肩上拍了一下)燕小姐，我不是在這兒嗎？

燕：(大驚)啊，——鬼！(忙躲向一角。)

伍：(受冤似地)活佛在此，百無禁忌，那裏有鬼呢？

燕：你，你不是從窗外跳進來的嗎？

伍：你看錯了。我，每天在這個時候要上這兒來做晚禱的，你不認識嗎？

燕：怎麼我沒有見過你？

伍：可是，我倒認識你，你是這半年裏剛來的新生，你的名字不是叫燕青嗎？嘿！，我是這裏青蓮寺的知客僧姓伍雲，叫藏青。

燕：(見他奇怪模樣，心裏起了懷疑。)你，你不像個出家人！

伍：阿彌陀佛，你不能破壞我佛家的信義。那麼，你就請便吧！

燕：你這人有些……怪。(看了一眼，往鄰室走去。)

伍：(突然又好意地回過頭來喚住她)燕小姐，你找誰不妨告訴我一下。

燕：謝謝師傅，別就誤了你的佛事吧！

伍：(爲她可惜似的)噯，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燕：(遲疑了一下)你——這話怎麼說，不是校舍是什麼？

伍：(裝怪地)唔——

燕：(越發狐疑起來)要說你得說清楚，可別這麼唔，唔的聽了叫人心焦。

伍：自己亂闖亂闖的，還怪人難你呢？

燕：(相信地向四周再仔細地看看)不會的，我記得上次也在這個地方。

伍：是嗎？也是這個模樣？

〔 6 〕

燕：唔。

伍：什麼時候？

燕：三個月前。

伍：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燕（不肯定的）大，大概兩，兩個。

伍：還有一位是誰？

燕：唔，時間隔久了我也記不清了。

伍：（引誘地）嘿，嘿——你說三個月前在這裏跟你約會的是一個男的囉。

燕：你問這些做什麼？

伍：你知道你這位同學是什麼人？

燕：古怪，你為什麼老是釘着這個人，問這個人呢？我知道你是沒有事的，一定在欺我，再見。（欲出。）

伍：（突然大聲怪叫）嗨，事情就出在你認識的這位同學身上。

燕：（忙楞在門口，胆怯地）你說什麼？

伍：（陰森地）我說第一件慘無人道的事就出在你認識的這位好同學身上。

燕：（被辱，幾乎要哭出來）騙鬼！

伍：燕小姐，如今世界大變啦，想不到一個堂堂的幹材，會野蠻到這種田地，真是說出來鬼也不相信的。

燕：那麼，究竟是怎麼會事呢？（走近來，又胆怯地退了幾步。）

伍：（一言難盡地）慘，慘。

燕：（驚奇地）說呀，你快說呀！

伍：可怕，可怕。

燕：那你為什麼不快點說出來呢？你不要嚇人呀！

伍：（神祕地）這件事一直到現在沒有人敢說出來！

燕：（上一步，邊看他）這裏祇有我跟你兩個，沒有第三個人，你信任我，我是不會得傳給旁人的，一定會替你保守祕密。

伍：（突然好似有些着迷似的，彷彿有些人在晃動起來）燕小姐，你是這下半年才進來的新生，不知這件事就出在你進來前的一個月的夏天。大熱天裏，有家的都回去歇夏了。沒有家的都還住在這裏，受軍事訓練，那天晚上和現在差不多的時候，正是風雨大作的時候，這間屋子裏，就在這間屋子裏，有一個姓夏的男同學，是在你們貴校最有希望的幹材，年紀不過廿五歲，高高的個子，白嫩嫩地長得滿體面的，一個年青小伙子，（指着她站着的地方）在這兒（忙躲開一兩步）姓夏的就在你站的這塊地方。

燕：（不敢大聲地叫了一聲）媽！（退至另外一邊。）

伍：對的，就在那個地方給另一個男同學，用一把五寸來長的匕首，狠狠地往姓夏的頸子裏一插，姓夏的就活活地給戳死在你站的那塊地方。

燕：（頓時叫起來）啊！（忙逃至伍的身邊，抖擻着牙齒）有，有，有這麼會事嗎？

伍：不信，（欲帶她過去看）我們可以過去看看，也許可找到他死後的痕跡。

燕：我怕。（縮在一邊。）

伍：當時夏死後還沒有人知道，還是我進來敬香的時候，一看見那個姓夏的同學，滿頭滿臉都是血淋淋的躺在地上，我就急忙去稟告了你們訓導主任，你們這位席訓導主任，真是個功德無量的賢者，得此消息，在校內外一點不虛張聲勢，就偷偷地暗地裏派人將他裝入棺材埋了。只不過偷偷地向公安局和憲兵司令部報告了一下，爲的是容易緝拿在逃的兇手。

燕：（緊張地）好好兒的爲什麼要用這麼毒辣的手段殘害他呢？

伍：（警告地）不過，你得小心，你知道那個被害的是什麼人？

燕：我怎麼認識他呢？

伍：就是你現在要我的這個方女士從前的愛人。

燕：（極端起來）啊！（急着要馬上溜出去。）

伍：燕小姐，我看你的氣色比剛來的時候變得多了。

燕：（莫明地摸了自己的臉）怎麼啦！

伍：瘦了，少血色！

燕：我怎麼不覺得？

伍：你自己是看不出來的，你得小心，現在我看你的上額灰暗，眼色無神，全身缺少生氣，恕我對你說一句不客氣的話，這完全是你神志不够清醒，精神上被另一種邪物迷糊着呢。

燕：不過，我的體格向來是不够好的，而且是貧血。

伍：不盡然，不盡然。我看一定有什麼惡魔在作弄你，你得自己小心，尤其是今晚上，到處亂闖是很危險的。不然，你的前途會得到不可想像的結果，這話完全出於我的心意，你懂嗎？

燕：（不如意地）我早就這麼想法了，伍雲師傅你不會懂得我內心的煩惱的。正爲了你剛才所說的原因，我不知道該怎麼樣着手是好，你的話倒也有點道理。我自己覺得的確有點徬徨，心情紊亂，也是爲了這個原因，或許我的神色比過去憔悴多了。你說是嗎？

伍：（得意地）對呀，我們現在可以大胆地說明白，你以後同那個姓周的男同學不必來往。

燕：（奇怪）周行嗎？

伍：（失望地）你與這個人來往，你的生命就可悲啦。

燕：誤會了，你誤會了。（辯解地）他不是我很好的朋友嗎？

伍：我倒不是要拆散你們間的友情，你將來幸福，我還不是青蓮寺的老和尚？你將來墮落了，我還是當我的老和尚。不過，出於我的天良，爲你的前途着想，這個姓周的事情，日後會牽連你的。

燕：怎麼會牽連我呢？

伍：你不必瞞我。三個月前你同一個男人在這裏祕密會談的，是不是就是他？

燕：是他又會怎麼樣呢？

伍：這就好了，那姓夏的被害死，其中有他的一份兒。

燕：（驚慌之至）真會……？！

伍（肯定的）嗯。

燕：也許，也許你認錯了吧！

伍：你那裏知道其中的奧妙，何況還有真憑實據握在你們訓導主任的手裏。

燕：（幾乎要哭出來）周行，周行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來呢？

伍：當然，不止他一個，還有旁人跟他合作的，而且後面還有人在牽綫。

燕：（轉身一側，暗泣起來）喔……

伍：雖然也有人在懷疑你是其中的一份子。

燕：（突然）什麼？……我？

伍：是的。雖然，有人這麼懷疑着你。

燕：（忍不住急叫起來）媽呀，冤枉，這是天大的冤枉！你們不能這樣磨折人呀！

伍：（驚視她）噓！小聲點，當心給旁人知道。

燕：（屈服地）可是我，我是新來的，我是來唸書的，我是個學生，我是青年，我怎會做出這種事來呢？你是知道的，我那些下

〔 10 〕

這個毒手。——喔！

伍：現在是月到中秋分外明的時候了，以我老僧看來，你只有一條路好走，就是你同姓周的斷絕往來，馬上到你們席主任那裏去聲明一下，表示你爲人貞潔。此外，我沒有方法可以挽回你的殘局，這是我對你的心意，見死不救，於心何忍。

燕：（完全屈服，低着頭）也是實話，我該去聲明一下。

（鐘聲響着雨下一個和尚在敲着木魚喃喃的唸經。）

伍：好吧，趁這天黑的時候，你上訓導處去，人家不會注意你的。

燕：（低微）知道了。

伍：（合手）活佛在此，祝你早日脫離苦海。

燕：（慢慢地轉身往外走，突然忍不住將手向臉上一罩）喔——（快步走了出去。）

（「篤，篤，篤」窗外有人在敲着窗沿，伍雲向窗外注目。）

人聲：（又敲了三下，低沉着嗓子）有人嗎！

伍：（沉着地）那位？

人聲：我，你不認識嗎？

伍：噢！（忙提着燈到窗口去接）這裏沒有人，你進來吧，好爬嗎

！（將燈伸出去）哎呀，待我拿個梯子來吧。

人聲：不必，你攜我一把，（將手伸往窗內。）

伍：（去接他）小心，章先生！

章：（躍進窗內）怎麼，那些人呢？

伍：噢，他們還沒有下自修啦，到我內室裏去坐坐。

章：好的。（頭伸出窗外吹了一聲唿哨，外邊也回了一聲唿哨。）你們往大門外去候着，聽我的！音你們就從正門進來。（轉身向伍雲，除下臉上的茶色眼鏡）那個鄧逸民還沒有走嗎？

伍：嗯。

章：剛才席希成有電話告訴我說鄧逸民已提出辭職，今晚馬上要秘密出走，關於這方面你是否收到些新的材料？

伍：有是有的，不多。

章：你就把這不多的一部份告訴我好了，我們無論如何應該找出一些他破壞我們學校的根據來。

伍：破壞的根據當然有的囉，不然當他一提出辭職的時候，全校學生怎麼引起很大的波動來呢？

章：嗯，這是很可怕的，當然是他在暗中煽動學生不滿的結果囉，其中你最好報告我一些他暗中煽動的具體事實，這樣他就無法再來巧辯。

伍：有。最明顯的一件事就是當他每次下課後，總有個把學生上他的辦公室去秘密會談。

章：項，這是很好的材料。（拿出手冊來記上）談多少時間？

伍：總得要一堂課的時間。

章：談些什麼，你能否告訴我一些？

伍：總不外乎政治民主自由的圈子以內的話。

章：這完全是破壞我們意志集中的反動論調。

伍：這兩天以來，他更猖狂啦。肆無忌憚地公開地在學生面前大罵政府教育不良，昨天夜裏當着席希成先生的面，罵訓導主任是監獄主任，在他一股氣之下，席主任忍氣吞聲地拿他沒有辦法。

章：學生們當時沒有起來壓制他嗎？

伍：有是有，很少數，大多數的同學給他煽動得敢怒而不敢起來反對他，有的還無恥地大鼓其掌呢！

章：有這事？這一定是他有組織的在暗中配合活動的結果，這是破

填國家統一的行動。

伍：是呀！

章：快一點，詳細的周密的報告我，那些學生跟他來往得最勤，那些學生跟他最親密，那些學生比較跟他有來往，那些學生是被騙被引誘的，這些學生姓什麼？名什麼？那一科那一系的？他的出身、年齡、家庭財產等等，可讓我們在教育工作上作為參考。

伍：據我的一般調查，這數目字是相當可觀的。

章：（催促地）你先可以把重要的名單報給我。

伍：據我看見與他談過話的，單是在農科經常會面的，有周行、王欽遠、郭新民、邱曉廣、林之平、陳更生、田中義、朱國良、以上八個是男的；李秋、周之芬、張霄華、梁光以上四個是女的。物理化學系的有吳文博、鮑樂山、劉農、鄭以羣、丁小舟、毛真、杜文通、宋其美、蔣逸仙、孫如海以上十個是男的；袁小娟、葛依、單楚，以上三個是女的。土木工程系的有江壽、樓建偉、秦少客、司徒先、邱國生、何時光、任平、祝枝建、胡石川、謝容以上十二個是男的。商科裏有燕青、胡小虹、李郁季……。

章：（不耐煩地）好，好，這麼多的數目字，你先把這主要的學生報給我一下。

伍：還有哪，底下還有哪，我可以統通背給你聽。

章：你先報主要的，主要的。

伍：（報流水賬似地）主要的有周行、王欽遠、郭新民、陳更生、田中義、林之平、朱國良、李秋、燕青、吳文博、丁小舟、杜文通、宋其美、蔣逸仙、司徒先……。

章：（更不耐煩）啊呀，太多了，太多了，那麼你就把最主要的中

間挑幾個最主要的吧。

伍：周行、王欽遠、吳文博、燕青、郭新民、田中義、林之平、朱國良、丁小舟、李秋、司徒先……

章：（更不耐煩地）啊呀，人這麼多，你又報得這麼快，我的手又不是打字機，怎能記得下呢。

伍：那麼我報告得慢一點。

章：太麻煩了，等會兒你把所有與鄧逸民發生過關係的學生名字造一本名冊來給我好了。嘎！你最好抄雙份，記住要雙份，一份送給上司，一份給我。

伍：是，是。

章：不過，對那些大部份被欺騙的被引誘的學生，我們要容忍地幫助他們脫離精神的苦海。要用最巧妙的方法，使他們內中不和，拉攏他們，對那些已經墮入陷阱的學生，手段可以用得兇狠些，老實說，他不參加我們的活動，捏造一個根據，以破壞抗戰後方秩序的罪名告發他。對那些一味破壞，頑而不化的與鄧逸民一鼻孔出氣，甘心做鄧逸民爪牙的學生，我們不妨大胆些。（尖銳地）必要時，可以用半年前對付姓夏的辦法，（有力）斷然處置！

伍：你放心，我伍云有辦法對付他們，（忙向袋內掏出一張紙條給章）這是鄧逸民給經濟系一個叫王欽遠的信，給我偷來了，你看看。

章：（看條）什麼，字跡很糊塗。

伍：是！（提高着聲調）。

章：……（噓）我窮，你比我更窮，我苦，你比我更苦，在我沒有離開你一天前，我願意幫助你一天。現在我奉上稿費的50元，作為貼補你的醫藥費。（將紙條往手冊裏一放）好得很，這

〔 14 〕

明明是鄧逸民在拿錢收買學生的證據，王欽遠是害肺病的那學生嗎？

伍：是的。（又拿出一張條子來給章）這張條子你看看，是用英文寫的，我看不懂。

章：（看條看了一會，又竊竊眉）今晚你得在鄧逸民房子周圍注意一下，唔，得注意一下。

伍：這上面說些什麼，請你翻譯翻譯。

章：條子上這麼說：「周行同學，昨天你來找我，我正在忙你們的卷子，今晚雖然也忙，不過在臨別前的個把鐘頭，我願與你會會，雖然我走的事你不必告訴別的同學。（將條子往手冊裏一夾）周行，這名字是怪熟的。（翻手冊）」

伍：周行，你不知道嗎？他是鄧逸民的一隻膀子，今晚的事有他主要的一份兒。

章：（突然從手冊裏發現新的東西似的）噯，早該到了對他不起的時候。好呀，既然有這麼會事，今晚就不能放過他。

伍：（忙又遞一張條子給章）噯，對不起這張清單，請你批准一下，是本月份的。

章：（迅速地看了一下，又交給他）這沒有問題，你可以先在我這裏拿一萬去。（從袋裏掏出一大疊鈔票，其中抽出一小疊來數（很快地）這是一百元的一張一共是一百張，以後你有什麼急需之用，可隨時向我提，我不在，向訓導主任轉提，也是一樣的。

伍：（貪婪地接著鈔票，再想開口又不敢開口）噯，嘿嘿……黑！

章：怎麼，差不多了嗎？

伍：唔，能否……噯，還有廟裏的小和尚，最好——

章：（敏感地，又數五十張）再補你五千！

伍：謝謝，嘿嘿。

（突然左邊耳門呀地一聲開了）。

章：（一驚，半自語地）有人？（忙將桌上的剩餘錢藏起）。

伍：我少陪了。（急提燈籠出）。

章：（喚伍）嚶……（欲走）。

方：（冷冷地走出門口，逐字地）章——先——一生！

章：（迎上去）震輝？你一個人？（伸手向他。）

方：（不如意地向他握手，苦笑了一下）是的。

章：最近來你身體好些嗎？

方：謝謝，我本來沒生什麼病。

章：（安慰他）你看你的手還這麼冷，這一定是你的內心還不够安定的緣故。

方：（忙將手縮回）就見了你才發冷的。我怕你，不過，現在我還要見你一次。

章：我看你的思想又在開始紊亂了，你還是回去歇會兒，我回頭來看你。（欲走。）

方：（着急地）怎麼，現在你反而見我怕了呢？你不要這樣躲閃我，我不是你的幫手嗎？我現在有情報告訴你呢。

章：不過，現在我希望你，頂好還是去靜靜。

方：（有些失望）靜靜，可是這裏叫我怎能靜得下去呢？章先生一

——
章：（搶上去）我前次介紹你的那本書看了沒有？

方：那麼厚的一本書嗎？

章：你把那本書的名字背背看，也許你碰都沒有碰過它呢。

方：（生氣）你們還不相信我嗎？我的精神，我的靈魂，我的青春

，甚至於我的情人都出賣給——

章：住嘴！我不喜歡聽你這些話，我告訴你的紀律，你不能輕易把它忘掉，記住你要少說話，最好像你這樣的人，就不要說話！

方：（強笑）那麼，親愛的章先生，請你最好把我的嘴唇縫起來，我願意把我最後剩下來的一張嘴，也出賣給你們，親愛的，你答應我，好嗎？

章：你不必用「親愛的」三個字來稱呼我，我們以後的關係可以恢復到正常的友誼上去。

方：我現在已經到了任你宰割的時候了，你要厭棄我，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章：你不要誤會了我的真誠，我的意思是要你把過去的情景，從你腦子裏洗刷乾淨，不要對往事付於痛苦的追念，過去的已經過去了，還想它做什麼呢？在未來的長日子里，你得多多的努力，你會變成我們中國未來的新女性的，你們的婦女領袖，不是天天在祝禱你們幸福嗎？你應該深深地體驗到婦女領袖的金玉良言的偉大。

方：（忍不住地）我已經够了，你知道嗎？現在的我，不是半年前的方霞輝了，我已經不是人了，同學們也不把我當作人看了。我已經不是在半年前你認為年青純潔的方霞輝，我是殭屍，我的心像冰塊樣的冷酷，我不是青年，我不是燕青，事到如今，不是用火熱的言詞能打動得了我的，我的熱情已經給你們剝奪光了，我現在——

章：完了，想不到我對你的用心，全付於流水。我問你，我前次介紹給你看的書，看好了沒有？

方：（忍氣地）看了。

章：看了，看完了沒有？

方：沒有。

章：你爲什麼不用心的把它看完呢？

方：我看不下去，我只看見書裏的字一個個都是跳的，都會爬的，像蚤子，像臭蟲，看了百把個字，好像我身上有百把個臭蟲，蚤子在咬我，刺我，吸我身上的血。每次這樣看得忍不住的時候，我就昏昏迷迷的睡着了。

章：這一本書比吃藥還要好的良書，你應該忍耐地看完它，你不能看下去，完全是你精神上還沒有崇拜它的緣故，不論是你或是我，崇拜它，應該像和尚迷信菩薩一樣的崇拜。這樣，你就不會再有痛苦，趁早現在你還是去把它唸唸吧，我在這裏不便和你多談話。（欲走）我還有很多的事。

方：（痛苦的）章先生——，（突然將手掩起鼻子，暗泣立起來）。

章：（換了溫和的口氣）請你原諒我，今天對你的話語是缺少感情的，你知道我這人，憑我的工作，我是沒有多餘的時間來看護你的。剛才我是急於要你的病康健起來，說話裏對你有不周到的地方，你不必見怪。

方：（屈辱地放出一絲聲音）喔！……我。

章：不要太感情了，人總要冷靜些。要不，你是不是怕我厭棄你？

方：（不響。）

章：（感到窘迫）我相信你一定會同意我的理想，要是你現在一個人在這裏感到孤獨無靠的話，等你的病好了，把你接出去換一個地方，不要再唸書了，社會就是大學，你靠著我，難道還會沒有前途嗎？

方：（不響。）

章：噢！我知道了。你當我對你失了信用了嗎？（從褡袋里抽出一

條金質的項鍊來)霞輝，你看我這是什麼？我是化了最高的代價替你收買來的。你看！

方：(仍沒有抬頭。)

章：乖乖的，只要你能聽我的話；你知道這一點，我是不會吝嗇的。
(正要將項鍊向霞輝的頸項里套過去時。)

方：(突然抬起頭來，後退了幾步)章——先——生！

章：(不以爲然地)你滿意嗎？

方：(哀求地)章先生，你饒了我吧！

章：(奇)這怎麼說？

方：(痛苦地)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我方霞輝今天祇要求你一件事，無論如何要求你開開恩。

章：(有些來火)奇怪！好好兒的怎麼突然又變了？可怕，你的病真可怕。

方：我是被你們逼得沒有辦法，才有這病的。我，我這次無論如何要求你幫幫忙，再不，我實在活不下去了。

章：(拿出煙來吸)我不是救活過你好幾次了嗎？

方：照這樣日子，就再活下去也沒有意思了。雖然你們給我的恩惠也不少，但是我的良心，太對不起人了。

章：(泰然地)你的良心？一定要講良心，那就沒有辦法了。

方：可是，每當我咬着牙齒，想死的時候，我的手又軟下來了，我沒有這樣的狠心，我下不了手，我還想活，因為屢次沒有決心的緣故，所以我又給你們救活了。我要活，人家也要活，我年青，人家也年青，同樣是人，叫我對人家又怎能下得了手呢？

章：好吧，還有嗎？

方：別的沒有了，我現在要你——

章：大膽的說好了。

方：（不敢正視他）我想——

章：什麼？

方：（大胆地終於說了出來）我想回家，我願意做個平常的人，我要跟你們完全——（欲哭）請你做好事，答應我離開。

章：（冷冷地笑一笑）現在你說這話已遲了，當心這是紀律！

方：但我懇求你去求求情？說我病了，說我殘廢了，或者說我死了都可以，我相信你們一定不會要我比死人多口氣的人的，只要你答應我脫離反共三青團的關係，我受任何折磨都可以。

章：（有些嚴厲地）說得這麼容易，你該想想，憑你這份身體，受得了嗎？

方：還有什麼受不了的呢？我現在不是像一個犯人一樣，在給你們玩弄嗎？我肉體上的痛苦還忍得住，可是我良心的責備，我精神上的打擊，實在支持不下去了，只要你們能放過我，我什麼都能忍受的。章先生！

章：（陰險地）黑，你簡直是豬，你這樣叛道的言論，我們條規是不能容你的，在這樣抗戰的大後方，那個人有像你一樣自由？你不想想，你不走這條路，你祇有去當漢奸。

方：（狠狠地看他半響）你，你不能這樣罵我，你們，你們請拿出證據來。

章：證據？隨手都可以拿到你的，就憑你剛才對我說的話就是證據，不准你再說話，把你的嘴給馬上閉起來。

方：我要說，我要說，我不僅要說，我還要罵，你們這些——

章：（大聲地）方震輝！

方：（突然放聲）喔！——

章：（勝利地微笑）對了，不然你不會知道自己猖狂到怎樣的程度的。

方：（委屈地）難道我這一生就賣完了嗎？

章：我不知道，當你跟我們訂合同的時候，你不是親手打的手印嗎？

方：是你們逼着我打的。

章：你又不是天真爛漫的娃娃，難道當時你就不能掙扎嗎？

方：當時，我還沒有什麼力量來掙扎呢？你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個，你們把我的情人綁了去，說他是赤匪派來搞亂學校的，真可憐，這完全是冤枉的。後來你們大人先生說，只要我簽個字捺過印担保他，才可以釋放。當時我就沒有敢這樣做，我知道這一定是靠不住的，我就沒有下手，結果你們拿槍對着我的胸上，逼着我寫，我就昏倒了，誰知道我醒轉來時，在你們的合同上，已經有了我的手印。（又哭）

綽：（大聲地）方霞輝！（拿出手槍。）

方：（見槍大驚，呆在一旁不動）

章：（兇狠着逼上去）隨你，你願算，我就跟你算。

方：（楞着不敢作聲。）

章：（用槍指揮她）走過來！我叫你走過來，聽到沒有？

方：（木偶似的走過來。）

章：走到領袖跟前！

方：（木偶似的走到領袖肖像跟前。）

章：靜默三分鐘。

方：（站着不動。）

（半嚮不作聲。）

章：你把今天所想、所言、所行的舉動，當着領袖的面，悔過自新，重新做個好人。

（方霞輝突然暈厥在龕前的拜墊上，外面走廊里有足步聲。）

（章克慌張起來。）

章：（將槍藏起來，無可奈何的向方）你把剛才的話洩漏出去，我章克有權斷然處置你。（急往右門下。）

（方霞輝站在神龕前晃了晃，就倒下）

（吳文博手挾「中國之命運」一厚冊，從右門畏縮着上，滿肚子不高興的）

吳：（未進門，不知大聲在罵誰）媽的，什麼命運不命運的，一天三頓不把我們灌飽了就好啦？我吳文博又不是不出學費的，簡直是把我們當着犯人看麼，（進門）剛才下了自修，肚子里又唱起空城計來啦。（一瞧，裏面沒有人）噢，人呢？他們不是早下課堂了嗎？（走到桌邊把燈點亮，好像鎮靜下來似的，把「中國之命運」書打開，用心地把頭湊到書本上看，很吃力地，又不耐煩）叫我怎樣看書呢？（又向外）中國出了你們這些總務老爺也是倒霉，一到晚上這兒不是變成黑地獄了嗎，堂堂的一個國立大學，連一盞洋油燈都點不起，我們當學生活該受罪。（沒奈何把油燈挑亮些，又去翻書看，大聲地）「中國之命運」（突然地大殿上又起佛經聲。）「中國之命運」蔣中正著（佛經聲突然噉起來）中國——（將書一丟，向外）；中國之命運就給你們這些賊禿驢害了的，沒有你們這些鬼崽子癡哩咕嚕，我們學校正清靜多呢。癡哩咕嚕，癡哩咕嚕弄得學校都是烏烟瘴氣。（佛經聲未停）（急走至門口向外）喂，你們當家的在嗎？

伍聲：嘿，嘿，吳同學怎麼樣？

吳：這兒究竟是學校，國立大學。每天晚上這樣癡哩咕嚕，癡哩咕嚕的，我們還唸什麼書呢？要是吃飽了沒有事幹的話，就少吃些，剩下來送給我們，我們當學生的還謝謝你呢！能否請你大

和尚做做好事，叫你們小和尚少作些孽？！

伍：嘿，好，好。

吳：咄，（輕輕地）再不識相，發動大家打你們一頓才好呢！（又走到原來的座位，將書打開，翻了幾頁，又不耐煩起來）噯，這麼厚的一本老古董，叫我怎樣看呢？從那一章，那一頁，那一段，那一句，那一個字看好呢？（想了一想）對了，教導主任說有頭至尾，有始至終的逐字逐句的看，釘着看，死看，看不進就讀，讀不進就唱。務必要做到每個字跟我們的腦子連結起來，（着急地就捧起書來朗誦起來。）「中國之命運」。中者，中華也；國者，國家也；之，三曲之也；命，即性命交關也；運者，運氣也；中國之命運者，即中華國家的性命交關也。不對，中國之命運者即中華國家的性命和運氣大有曲折了。（自己莫名其妙地）噯，越讀越糊塗了，越唸越不得其解了。（把整個書翻了一下）頭痛，頭痛，這麼多的字要我看，還有這麼多的字要我背，我不想當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我是來研究物理化學，化學物理的。（將書往舖上一丟）唔，好餓呀。（去整理桌上的儀器，拿出一支鉛筆和一本書來，開始要研究什麼似的。將一瓶白色的藥，倒入量杯，在簾子上記上一筆，再將藥粉塗了些，量杯中即變成血紅色，又在簿子上記上一筆。）

（一陣太風，從窗外吹進，把燈幾乎吹熄。吳文博一寒慄，搓搓手）那里來的怪風，好冷啊。（突然見窗開着，疑神見鬼起來）咦！誰把窗子打開的？（即去關窗，回頭見舖。）噫，一定又是那位大人老爹翻過我的舖啦。鬼鬼祟祟的真不是東西，我吳文博鞋子，襪子，枕頭，被子，帽子，毯子，西裝襯衣，毛巾，牙粉，牙刷一家一當，一股腦兒統通擺在這里，你們

那位仁人君子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要不除非把我的腦袋破出來。（突然想到什麼似的）啊呀，我放在這兒的一包金雞納霜怎麼不見了。天哪，待會兒我「擺子」來了可怎麼辦呢？你們的校醫又不會替我們窮學生看病。不行，這可怎麼得了？一定是那班不速之客查舖的時候，順手給帶走了，非上訓導處去跟主任講個明白。不，不，這那里是查夜，簡直是順手牽羊麼。（欲往左走下經過拜墊處，給方震輝的脚一絆，一驚，退至一旁，凝視着不出聲。）

方：（沉重的嘆了一口氣）啊！——

吳：（小心地走近方）喂，怎麼是你呀，方震輝。

方：（不作聲，繼續又像睡去了，但姿態是像在掙扎，而且是痛苦的樣子）唔，——

吳：（搭着她的肩膀）喂，方震輝，醒醒，醒醒。

方：（慢慢將眼睛睜開，向吳文博看了一眼。）

吳：怎麼隨隨便便好在我們男宿舍里睡着了呢？而且又睡在地上，樣子是挺難看的。

方：請原諒我冒失了。

吳：（吐了口冷氣）幸虧沒有第三者在這裡，起來，起來。（拖她起來）待會兒給訓導處查夜的碰着了，可真難說明白，身體不舒服嗎？

方：（點點頭）有點兒。（忙解說）不過，祇有一點兒，不礙事的，我打攪你了，對不起，吳同學。

吳：（不過意地）也說不上打攪，本來我也不做什麼。（偶然又激起）我最恨校方的——（忙住嘴）你想一盞燈，半斤油，一根燈草要供給本宿舍大家用，這樣，那又不壞眼睛的道理？像我晚上要研究一些東西的人，眼睛先天就不好，更不必說了，在

鬼混。

方：（不知所答地）是的。

吳：還有那些人真不要臉。噯，那些人真不應該，無緣無故的把我一包金雞納霜拿去了，想起我真想到訓導處去接。也算了，何苦呢？譬如打了一趟「擺子」，反正我們當學生的活該。方霞輝，你真不知道，我最恨訓導處，——當然，他們對你還是不錯的。

方：（有些難受地。）

吳：方霞輝，我看你在全校學生中可以說最自由的一個了，什麼事都可以例外。我們啊，不要說男同學了，就是女同學也給他們像餓狗似的釘着不肯放，想起來真不能做人。

方：（又有些痛苦似的）這些我是沒有法子向你們說明白的。

吳：像你們這樣的學生，那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呢？吃得飽飽的，穿得暖暖的，苦的是我們這些窮學生，一天三頓水，晚飯倒下肚，不過三個鐘頭就餓了。想起來，那些總務老爺，我恨不得，——不看在一張文憑的面上，我還不如上前錢去。

方：請你不要說這些話好嗎？（痛苦地）。

吳：對，對，我得還要請你多多原諒。剛才我所說的話，都是你們，你們那個裏頭所不允許的，不過，方霞輝，你不必見怪，我是個信口開河的人，請你看在同學面上不要認這筆賬。

方：（深深地吐了一口氣，向吳解釋）我想不到到了這樣地步，你們還不能諒解。吳文博，我求你，我求求你，你千萬再不要把我當着他們中間的一個了。為什麼走這條路，你也是知道的，我逼不得已才這樣做的，你們笑我罵我，我，我總是忍氣吞聲的壓住了自己，為的是我自己錯了，每次當我感到孤獨，想來靠近你們的時候，你們還我的是懷疑，白眼，冷淡。

吳：（走到原來的座位上去）原來剛才你一個躲在這兒，爲的是想找機會來靠近我們？（用心到儀器上去。）

方：（沒奈何地）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到這地方來的。

吳：（忙解說）我倒不是說你們女生不能到男宿舍里來，往常你們上我們男宿舍來，我們是不勝歡迎的，怎奈現在與過去大不相同了，訓導主任的脾氣你要比我知道得多，他是最看不得我們男同學跟你們女生說話的，我們連眼睛也不能向你們看一眼，尤其是在這樣夜晚，那更不用說了。

方：是的，我可以馬上離開這個地方。

吳：當然，你是可以例外的了。以後你可以多來玩玩，不過事先最好告訴我們一下，免得我們同學彼此之間不和睦，老實說，我是最怕你們這般人偷偷摸摸的行爲，我是看不慣的。（又要激動起來）我最恨訓導處——（忙按住嘴巴）我吳文博一個光桿子，裏裏外外還看不透的嗎？不過，你可以請坐坐，怎麼，爲什麼老站在這里，反而受拘束了呢？鋪上，凳上都可以隨便些，這里你不是很熟識的嗎？（又注意到儀器上去。）

方：（啞口無言不知怎樣回答才好）你，你說得對，我爲什麼拘束起來了呢？我不知該怎麼來跟你說。不，不，不是這個意思，我現在不知該怎麼是好。

吳：（忙招呼）多看會兒再走，有興趣嗎？你來看看。（指着量杯。）

方：（慢慢地走到吳的桌傍。）

吳：我覺得現在社會上有些人，他們的神經已經脫離了普通人的常軌，就是在我們學校里也有些。這是一種新的病症，我一定要發明一種鎮靜劑來醫治這些人的腦袋，生命才有辦法。

方：（稀奇又不可信地）那兒會有呢？

吳：（自信的）不過，現在我才開始試驗中。

方：（指着量杯）就是這嗎？（伸手去拿）

吳：可以看看，是沒有問題的。（遞給她。）

方：（接着量杯）怎麼是紅的呢？讓我來嚐嚐味道看好嗎？

吳：（着急的奔過來）你別胡來，沒有成功，怎麼能嚐味道呢？現在即使你嚐一c.c.也會要死的。

方：（驚異）真？真能有這樣大的效用嗎？

吳：（開玩笑地）怎麼，你想嚐一下嗎？

方：不，我怕；我為什麼要死呢？

吳：（趁機發洩）所以我的東西你最好不要動，動了是沒有好處的。你最好再向校方他們轉告一下，我吳文博的東西請他們可以放心，我不會從校外帶進什麼犯禁品的，他們可以把我的腦子查一查，也不會有什麼犯禁的，所以請他們別對我疑神見鬼好了。（將量杯裏的紅藥水灌進一只玻璃瓶內，將塞子塞住又在瓶上寫了。）

方：（注意他手中的瓶子）好得很。

吳：嗯。（將瓶子放在自己床頭去。）

方：（凝視着床頭。）

吳：（坐在床上相互不出聲，想不出和她再談下去的話，順手又將「中國之命運」來翻了幾頁）這本書你看過幾篇啦？

方：（不響。）

吳：頭痛，我不知從何看起是好。唔。（躺下。）

方：（在思想什麼似的）

（郭新民匆匆從左門上，好像有什麼話說的，見方露窘狀，又回頭轉去。）

吳：（忙站起來）郭新民！

郭：噓，——（指指方。）

吳：（做了個要他慢走的手勢，對方不知該怎樣說好）唔，噢——
嘿，（方霞輝——一直向右門走）（兩人目送方霞輝出，然後郭
新民又走上走廊去探了探，忙回來輕輕地。）

吳：（不以爲然）無事不登三寶殿，又有什麼玩意兒了呢？

郭：小聲點，我是來找周行的。

吳：周行！找周行幹嗎？

郭：有話說，回來你告訴他，說我要會他。（欲走。）

吳：你也學會了他們的套來了，有什麼新鮮消息，無妨跟我談談
，有事總不能把我一個人丟在旁邊，瞧，也得徵求我一點意見
啊。

郭：少囉嗦，周行在哪兒？

吳：我知道，寫給你看！（拿出鉛筆和白紙來。）

郭：你最好馬上告訴我。（過去。）

吳：你看，（將筆在紙上寫，剛落筆，走廊上有足步聲。）

郭：（忙按吳手）有人！

吳：（將舖上的「中國之命運」書拿到桌邊來）即使訓導主任來，
我們裝作沒看見。（將書打開，兩人坐在一起，很嚴肅地在看
書。）

10 →

（伍雲僧手提燈籠，一手執一支香上。）

伍：（小聲地）兩位，對不起，我老僧來打攔。（兩人沒有理他
），伍雲僧斜過去，注意了他們一下，嘴裏唸唸有詞的，將
香插在香爐裏，回頭又注意了他們一下，走。）

吳：（沉着氣急走過去，牽牽伍雲的袖子）老師傅，對不起，這兒
是我們的宿舍，大學宿舍，不是你們和尚跑經的大殿，請你大
師傅少在這兒轉悠把，好嗎？

伍：（謙卑地）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你有你的功課，我有我的佛事，你讀你們的書，我唸我的經，我們彼此做到互不侵犯就是了。

吳：（氣憤地）什麼侵犯不侵犯的，我祇知道當我在看書的時候，我就不喜歡你上這兒來唸經？

伍：（仍謙遜地）吳同學，「理圓桌方」你我不必這麼樣紅臉。

吳：總之，你當和尚的我就討厭，你上我們男宿舍來鬼混！

伍：這話就難講了，如今你們上我們廟裏來讀書，當和尚的就沒有上你們學校裏唸經呀。如不是抗戰時期，遷就遷就，請你不要遷怒於我，好吧？

吳：（無話可說）你——！你這話怎麼說？你這話有嫌疑。

伍：啊呀，阿彌陀佛！好好的怎可以無故加罪老僧？有嫌疑？——

11 ⇒ 一（轉身）青年人，（出）說話不知輕重，難怪，難怪！（下）

吳：老禿驢！（要追上去，一把給郭新民抓住。）

郭：你跟他纏，有什麼好處？

吳：我老早就想揍他一頓了。

郭：你揍了他又怎麼樣呢？還不是圖個手頭痛快。

吳：你不知道，我最恨這個禿驢了，不問我們這兒有人無人，一天總要上這兒來溜幾趟，偷偷摸摸的，不是一個變相的賊才有鬼呢？

郭：（拖他到桌邊）寫，寫一寫！

吳：（忽然想起似的）對了！（於是很快的在白紙上寫了幾個字，接着又燒掉。）

郭：那也該到回來的時候了？

吳：是該到回來的時候啦！

郭：（很有心思地在室內踱了一個來回）校門鎖了，你知道嗎？

吳：（奇怪）什麼？（肯定地，跳起來）媽的，一定又是訓導處。

郭：嚙——（忙止住）你得留神，這兒是什麼地方？

吳：這兒又不是他們的集中營；

郭：難道你還認為這兒是天堂嗎？

吳：天！（給郭的一句話塞住了）難道我們進出走路的這點點自由，都給鎖起來了嗎？

郭：（反問他）自由？

吳：自由（又給打住了）走路的自由，都不能不給我們啊！

郭：你在跟誰要自由？

吳：（又給打住）問誰？

郭：那就好，世界上有一種鎖鍊，是我們肉眼所看不見的鎖鍊，這比我們所看得見的鎖鍊還要利害幾百倍，這個原理你不知道嗎？

吳：我在物理學的書本上還沒有見過這個原理來，世界上那件東西不是我們肉眼看得見的，就是比原子還要小的東西，我們也有辦法發現他的！

郭：這在自然科學的範圍內說起來，你的話是對的，可是人與人的關係，往往你用最高度的顯微鏡頭照，都看不出來的，這些事情是一定非得通過你腦子的作用才能體味出來，譬如我和你現在的處境，不是像在真空管裏生活一樣嗎？我們住的是真空管，我們的宿舍是真空管，我們的學校是真空管，我們整個的大後方，不是真空管是什麼？這些我們不用腦子去想，是不能解答出我們的處境來的。

吳：（張大着嘴要說出什麼來似的）唔——！

郭：再說我們的嘴上沒有貼上封條，可是我們就不能盡情的說出我

〔 30 〕

們心裏的話來，不能唱出我們願意唱的歌來，爲什麼呢？這些你不用腦子去想，找出他的究竟，只知一味痛快，你一個人祇有兩個拳頭，就是兩把鐵鎚吧，又能打死了多少人呢？

吳：總之，——我！

郭：你有什麼打算！

吳：總之眼不見爲淨！

（往舖上生氣的一躺。）

（窗外有昭哨聲。）

郭：你聽？

吳：（急打窗去一看）沒有！

郭：你看清楚了？

吳：（再看）老林！

郭：賣「中央晚報」的老林嗎？（也過去）

（窗外丟進一張條子來。）

吳：（拾起條子）周行的。

郭：（接過來，仔細地看了之後，擲掉）好！

吳：什麼？

郭：（沉着）他說，要我們等着，等着。

吳：等着幹什麼？

郭：等着大家一起去挽留鄧教授。

吳：（緊緊地一把抓住郭的手）什麼？鄧教授要走嗎？

郭：恩。

吳：怎麼我又不知道呢？

韓：本來這事知道的人很少。

吳：難道我們當學生的有什麼地方使他爲難嗎？

郭：我想不會。

吳：他嫌這裏教書生活太苦嗎？

郭：更不會了。

吳：不行，不行，他走了，我們還唸什麼書呢？他要走我願意跟他一齊走。

郭：別說傻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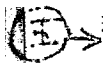
吳：難道我就沒法挽回嗎？

郭：是啊，也許還有一線希望，我正爲着這事，心裏很着急呢。

吳：（急促地）走！我和你馬上上鄧教授那兒去。

郭：（忙止住）現在在他的房子四周有很多便衣的人把守呢，弄得不好，事情要弄糟的（不自主地向窗外看看。）

吳：總之，既然鄧教授去了，我也不唸書了。媽的，還唸它什麼物理、化學，化學、物理！



（王欽遠匆匆上。）

王：（氣喘喘地，對着郭）郭新民——！（話還沒有講，又咳起來。）

郭：（快扶着他的肩）看你咳得這樣子，少外去吹風，快睡吧！

王：不想睡，今晚，我的精神從沒有這樣興奮。（咳）（用拳頭捶自己的胸）咳，咳，咳死算了！

吳：我看你好像打過架似的。

郭：是，又跟誰鬥過嘴來了？

王：（怨氣地）難怪中國不亡的。

吳：（聽不出話的意思來，着急地）噯，王欽遠，誰鬥了你，你說出來，反正我也不要唸下去了，揍他一個出氣，媽的，上集中營也好，抓去當壯丁也好。

王：你的嘴來得，事情已經鬧出來了，還在唱高調呢！（咳）

吳：（碰個釘子）唔！——

郭：你不要這樣怨人，究竟鬧出什麼事來啦！

王：我不怨你們怨誰去？難怪中國不亡呢，就因為出了你們這些袖手旁觀的傢伙。

郭：你真罵得沒道理。

王：工科兩個同學已給押到訓導處去了。

吳：（急）啊，真的？

王：還假？

郭：（較沉着）那兩個？

王：趙鐸明，秦小客。

吳：什麼罪名？

王：我怎知道？沒有罪名。

郭：你沒有打聽到嗎？

王：誰敢去問？我不過剛去探了個頭，給憲兵摔了兩個耳刮子。

郭：小聲，我們經濟系的人有沒有被抓？

王：我聽到一個警察說，今晚他們要大檢查，說我們校中暗藏着暴動份子。

郭：噫！——我們在這裏說話，得更注意些。

吳：郭新民，我們要齊心才對！

王：你要齊心，有的人不願齊心，你又拿他怎麼樣呢？像方霞輝的人，我們學校裏很有些。

郭：噫，不過我們多數的同學，還是願意齊心的。

王：難道在多數同學裏就沒有第二個方霞輝嗎？我看燕青已轉變心了，我剛才看見她在訓導處門前跳來跳去，不知在轉些什麼念頭？



（方霞輝突然出現在右門口，面色更慘，眼睛停視，慢慢地走出來，大家還未注意。）



方：（沒有表情地一個字一個字從嘴裏送出來）各位同學，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

（大家驟然一驚。）

吳：（氣惱地）怎麼你又偷偷摸摸地進來了？我不是跟你說了嗎？你要報告什麼，盡量可以大胆做，不必裝得這樣怕人！

方：我錯了我本來沒有臉皮再上你們這兒來的，因為剛才從這裏出去的時候，我糊裏糊塗，就在竹園子裏聽着了，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給一個人逼得我跳到冰河裏去。等我一驚醒來的時候，我渾身發冷，抖得沒有辦法。我需要熱，需要溫暖，所以我又躲進你們宿舍來了。吳同學，請你原諒我，現在我不再是特務了，你可以放心。

吳：怕你的夢還沒有做醒吧！

方：我一句句都說的是實話，請原諒我，請你承認我還是個人，我還是願意做你們的一個同學，我還是你們中間的一個，請你幫幫我的忙，好嗎？

吳：（一驚，沒有睬他）好動人的話語！

方：（對吳已經感到失望）我知道你是不原諒我的，（向郭）郭同學，我錯了，請你相信我，我不是壞人，我的心還是很好的，只怪我自己意志太薄弱了，當初沒有很好的聽從你們的話，走上了這條路，實在是逼不得已的事，現在我後悔了。實在，我老早就後悔了，可是你們總不能諒解我，我有什麼法子呢？郭同學，請你幫我一件忙，現在我祇要你幫我一件忙，請你答應我！

郭：你說要我幫你什麼忙？

方：在這個地方我是不能待下去，我不要再唸書了，我要離開這個地方，我要回家去。

郭：怎麼，你——想回家呢？

方：是的，就是再遠一些，我也要回家去的。（回憶地）六年了，我離家已經六年了。記得我在六年前，還是個小孩子，因為我有熱情，六年前的抗戰的那天起，我就參加了一個在前綫服務的救亡劇團，那時我會演戲，我會唱歌，我還會給傷兵同志講故事，時事，我還會替剛從前綫回來的傷兵同志洗傷口，紮傷口，是有三年的功夫，我隨着一個軍隊在前綫為抗戰服務。那時候，我曾決心把我的青春，我的精力，我的技術，我的一切，願意貢獻給神聖的抗戰，人家都說我能幹，說我有前途，說我有希望。後來，自從武漢失守以後，直到今天，誰料到我方震輝會遭到這樣的厄運。我覺悟了，我背叛了我的良心，我比街頭的妓女還要下賤，這些我都不再去想它了，我還要活下去，只要我能離開這地方，我什麼都能忍受，我家裏雖然窮，但還有一個能關懷我，體貼我的媽媽，我現在唯一的靈魂，只有向我媽媽寄託，（流淚）就是討飯，我也是願意的。

郭：我們自己還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呢？請你走吧！（讓開）

方：（痛極）噯！——你們怕我，你們還把我當着惡魔似的怕，我把什麼話都真心真意的說給你們聽了，你們還不能答應我。（說明地）郭同學，我現在不再是特務了，你知道嗎？

郭：這與我們無關。

方：（半嚮不作聲。）

方：（若有所得似的）對了，我何必說這麼多的孽話？我不要再求饒了，我為什麼要憐惜自己呢？（突然狂笑起來）哈哈……想起來真是害怕，生的念頭為什麼老是引誘我呢？我還有什麼可以想念呢？我恨他們為什麼要把我救活。（向王）王同學——王：（一聲不響地走到吳身邊。）

方：完了，是該到完的時候了。（肯定地）好吧！（很快地走到吳的鋪邊去，大家驚奇。）

大家：怎麼的？

方：（一整身又慢慢地往左門出，）

←② （大家都望着方的頭，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嘆了一口氣。）

王：（若有所感）也可憐。

吳：活該！

郭：（有力地）該記住，這是誰葬送了她的！

③ （稍停片刻。）
丁小舟急忙上來。）

郭：小丁！

丁：噯，鄧教授給訓導處看守起來了，你們知道嗎！

大家：（驚）啊！

郭：大家別慌，（一手拖着丁）怎麼他給看守起來了呢？

丁：事情已經到了一不做，二不休的時候了，剛才因為我們工科的同學派了一個代表，代表我們工科的意見去見鄧教授，挽留他無論如何與我們同學共甘苦。誰知道被那個壞蛋發覺了，校方馬上派人把我們的代表押到訓導處去了。

郭：（心跳了）噯——（思索。）

吳：（敲了一下桌子）媽的。犯了什麼罪，要把他也看守起來？

丁：這我不知道。

吳：還唸什麼書，這還成什麼學校？

郭：（走上阻止他）吳文博，不要太衝動，牆有風，壁有耳，事情既然鬧到這種地步，我們的方式該改變一下。

王：（對郭新民的話起着懷疑）不能，不能，你這種說法完全是害怕的表示。

郭：（仍在深思。）

吳：（向郭質問地）你就這樣算了嗎？噯，既然你們都這樣，我吳文博還有什麼話好說？我還是研究我的物理化學，化學物理去！

郭：（仍在若有所思的）

丁：（着急地）你們怎麼都說出這種負氣的話來了呢？外面的事情已經鬧開來了，你們怎麼又悲觀起來了呢？郭新民你快拿出力量來吧！

郭：（思想）我現在請大家稍冷靜些，事情已經變了樣了，須讓我再想幾分鐘。（仍舊走來走去。）

（半響。）

王：（突然發出悲泣起來）唔。算了，有什麼可以說呢！抗戰如此，國家如此，學校如此，我們青年如此，前途茫茫，中國還有什麼希望呢？往年我也曾想過掙扎的希望！希望在這樣的長夜裏，有誰來給我一綫光明。現在，眼面前的就是漆黑一團，漆黑一團。本來我說死就死了倒好，免得看見這些嘔氣的事情。（咳得更利害。）

（大家都在悶沉沉地。）

吳：（吐了口長氣）唔——（拿起「中國之命運」來朗讀）「中國之命運」「中國之命運」者，中華民國的前途是漆黑一團也。

丁：（着急地）（將吳文博手中的書本拿來往地上一擲）你們這些人究竟在做什麼？悶死人了，到底怎麼樣，總得說個明白，等得我心焦死了。

（大家仍不出聲，外面大風呼呼）

（外面有腳步聲）

（大家無聲，郭拾起地上的「中國之命運」，走到桌邊坐下）

郭：（對大家）靠牆，靠牆。（打開書，招呼大家共閱。）

⑫→（伍雲僧上來，對神鞠了個躬，把香插上香爐，欲下。）

（吳文博急立起，對着伍雲僧不客氣的。）

吳：老和尚！

伍：（不理仍走。）

吳：（大聲）老和尚！（決然走過去。）

。（伍站住。）

郭：（知道不妙，拉住吳）看書，看書！

吳：不與你相干！（掙脫走上去。）

伍：（見來勢，退兩步）你，有何貴幹？

吳：你是什麼來頭？

伍：（不以爲然地）我，我是靠天吃飯，靠菩薩過日子，不講來頭，你說什麼來頭，倒問得好奇怪？

吳：你究竟把我的話，當話不當話？

伍：什麼話？我與你前無親，後無故。

吳：我不准你上這兒來，你忘了嗎？

伍：你是學生，不能離開課堂；我是和尚，不能離開廟堂。世道日下，那裏有香火趕和尚的道理？青年人，火氣不必這麼盛，我與你無怨無仇，年青青的何必欺我這個跛脚的老和尚呢？

吳：（一把揪住伍雲僧的衣襟）我就要揍你這個賊禿驢！

（大家走上去，也沒有拉。）

伍：（雙手拖住吳的手，着忙起來）君子動口，小人動手！

吳：我就要打你這個偽善者。（就是對胸一拳）。

伍：（大聲地）喂，諸位同學，你們看得過意嗎？

（大家忙去勸解。）

伍：嘸，阿彌陀佛，吳文博！你作了孽了，當心遭天雷劈死你！

丁：（推伍雲下）。

伍：（不服氣地）姓吳的，你當心遭天雷劈死你！（下）

吳：他媽的！（還要上去，給郭新民拉住）我說他一定是漢奸，你們真不知道，他不靠我們吃飯，當走狗吃什麼？

郭：打要打中他們的要害，亂打是沒有用的。

吳：出出氣也是好的。

（突然，在窗外遠遠地有警笛聲，大家集中注意看窗外，郭對窗外起着恐怖的情緒來，大家離開窗的位置，慢慢疏遠起來，唯有郭新民慢慢向窗的方向走去，半窗。）

丁：怕的在抓人了！

（沒有回答他，又靜了一刻。突然，從窗外現出帶有血的一隻紅手來。）

郭：（靜靜地）那位？

外聲：（顫顫地）請裏面拉我一把！（紅手在招着）後面有人追趕我！

郭：（慢慢地上去，抬頭向外一看，原來是自己人，就抓住對方的紅手，用力往上拉）小心，小心！喂！你們呆着做什麼？還不來幫忙！



（大家圍上去幫助拉外面的人，突然，——周行出現在大家眼前。）

大家：周行！

周：（慌忙地）謝謝，謝謝，你們都在這兒！

大家：唔。

郭：怎麼你現在才回來？

丁：好險！

周：遲了，因為我在魏中的學校裏待了一會，出來時，滿街都已戒嚴了。

（遠遠的警笛聲還未息。）

周：請你們將窗戶關起來！

（吳文博即去關窗。）

周：最好把燈也熄了！

（王欽遠即把燈熄了。）

郭：挨打了嗎？

周：我是穿過好幾道鐵絲網跑過來的。

王：幸虧你沒有走校門。

周：我知道校門早就上鎖了，剛才賣報的老林不是從窗外替我送進一張條子的嗎？

郭：是的！

周：就是老林告訴我的。

王：真是虧了他做做好事。

郭：（發現自己手上有血出來，奇）血，血，那裏來的？

周：是我過給你的，我手上的。

郭：怎麼？

周：攀鐵絲網的時候弄破的，不要緊的。

丁：你可有破布？

吳：有。（在舖上撕了一條破布，替周行紮好。）

周：王欽遠，你為什麼還不睡？

王：興奮得很，睡不着。（咳）

周：（從袋內拿出一小瓶藥來給王）你收了，你每天吃上幾顆，你的咳嗽能減輕一半。

王：我的肺病已很嚴重了，還吃這勞什子有什麼用？

〔 40 〕

吳：收了吧，至少不會使你咳得這麼難受。

王：（感激得幾乎要流出淚來，拉住周行的手）謝謝你！（半天才放手。）

周：我們之間，還用得着這一套嗎？自己保重些！

周：（又向吳）你今晚沒有來擺子吧？

吳：（諛諧地）周大夫，謝謝，我的擺子好了。

（大家哄然而笑。）

周：怎麼稱起我大夫來了呢？

吳：你老掛念着人家的病，你不是大夫是什麼？而且是個頂括括的大夫呢。（若有所感的）媽的，提起來，我又恨！

周：你很什麼？

吳：我們校醫不是杯水主義嗎？什麼病總是一杯開水，所以你看十個有十一個病人，小便特別多。

（大家又哄然笑了起來。）

郭：你的破大衣呢？

周：當了！

郭：不冷嗎？

周：我身體比你們好，不礙事，好在轉眼就快要到春天了。（又從袋內拿出一張像傳單似的紙張來）我還得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我們差不多一年沒有聽到了。

大家：（爭先恐後地將紙張放在桌子上看）啊，有消息！

吳：（搶過來）新華日報！

丁：（搶過來）新華日報！

王：（搶過來）新華日報？

郭：（搶過）那來的？

周：是賣中央日報的老林送給我的。

（大家聚在一起看。）

郭：（陰）「延安新華社訊：蘇聯塔斯社廣播，莫斯科昨晚以三百六十門大砲齊鳴二十四響，慶祝蘇聯紅軍解放波蘭、羅馬尼亞、奧地利、匈牙利，最後攻克法西斯心臟柏林！」（突然嚴肅的兩手握住兩旁邊的手）同學們，讓我們靠得緊緊的，天快亮了！

吳：我們還是不孤單的！

丁：我們還是有希望的！

王：（激動地）中國，中國不會亡的。（咳）我，我的肺——（說不下去，又低下頭，狠病似的。）

周：（安慰）王欽遠，你可以不必再悲觀了。（輕輕地）你知道嗎？我剛才碰到一個從解放區來的朋友談，他說在我們中國廣大的敵後解放區，農民起來啦，工人起來啦，青年起來啦，有幾百萬的人民都武裝起來啦！（更輕地）他說在平津的四周，甚至在最南面的廣東那面，我們新四軍、八路軍把這些城市都包圍得緊緊地，你們看好，總會有一天，很快會到來的這一天，中國也會像蘇聯一樣的用他三百六十門大砲來慶祝的。所以我們中國有辦法，抗戰有辦法，青年有辦法，我們，你，我，他也有辦法，吳文博的話對，我們并不孤單。王欽遠，只要你每天想着有辦法，那你的病不是不會好的。

王：（激動得幾乎流出淚來）是的，我要活下去！

（大家充滿着希望和愉快。）

（窗外有人在敲窗）

郭：靜！（靜靜地靠近窗去。）

外聲：請裏面的人注意，把窗戶關緊了，當心有暴徒衝進來呀！

（大家靜）

郭：噯，承蒙你多關照，我們已經把窗戶關緊了。

外聲：那就好了。（走遠去。）

（大家鬆了口氣。）

周：現在我們再談要緊的事，對不起你們，勞你們久等了，我們今晚的事，魏中的同學也知道了。

郭：事情變了，你知道嗎？

周：怎麼變了？

郭：校部已經把鄧教授押起來了。

周：押起來了？

大家：噯。

周：已經帶走了嗎？

丁：還沒有。

周：（思索了一下）好！

丁：你也得注意，他們是不會放走你的。

周：這是免不了的。

（沉靜半響，周行在考慮着，大家都等着他說出辦法來。）

周：同學們大家都知道這會事嗎？

丁：這是很祕密的，我是從一個警察的嘴裏露出來的一點，就一直沒有出來，這事大家都還不知道。

吳：這不是押是什麼？

周：這是他們有計劃佈置的圈套，鄧教授的下落不管怎麼樣，總之，是很危險的，一定會吃很大的虧。現在我們馬上把這件事告訴，宣佈到同學中去，讓大家起來要求校方，讓鄧教授給我們見一次面，並且給我們大家作臨別訓話。

大家：（異口同聲地）同意。（前殿有警笛聲，大家驚。）

周：那麼小丁，你跟工科的任平談一談，小心當心有人破壞。

丁：好！（欲走。）

周：慢走！（又對吳文博）你把這件事告訴物理化學系的同學，要他們也參加！（欲走。）

周：慢走！（又對王欽遠）王欽遠，你到商科去。

王：是。

周：（握住郭新民的手）郭新民，你得辛苦些，你準備爬到房子最高的一層去，記好我的暗號，你就向四週放暗號，他們看到你的暗號，就會來幫助我們的，這一點，你一定得做到。

郭：沒有問題。

周：（有力的）好！

（前面的警笛聲更響。）

（大家靜聽片刻。）

周：（對大家）大家記住，我們今晚的行動，他們對我們的手段，一定非常毒辣的，今晚可以說生與死的搏鬥，我們不是爲了別的，我們爲的是自由，生是爲了自由，即使是死也爲了自由，我們爲了抗日政治自由，說話行動自由，不然我們會給他們活活地在這個地方悶死的。好，記住我的暗號，我的位置在你們前面。

（前面突然一聲長的驚叫，燕青神色驚訝慘白地，上。）

燕：（見周行）周行，你，你們——

周：怎麼啦，燕青？（對別同學）你們先去吧！

（大家匆匆下）

燕：後面有一個像鬼樣似的人在追我！

周：（不相信地）不會的，你眼睛花了，那裏有鬼呢？

燕：真的，我一點都沒有看錯，我嚇死了。

周：是怎麼樣的一個鬼？

燕：全身都是黑，連臉也黑的，像，像……

周：像什麼？

燕：（驚慌的四週注意一下）像一個人，像我們這青蓮寺的知客僧

燕：（大聲一叫）啊！——（從左門逃去。）

周：（忙上去抓住燕）燕青！

燕：（掙扎）請你放了我吧，你，你們都是壞人，你們都是串通好了來害人的，我已經給你欺騙了好久了，你不要再用這一套來纏我吧！

周：我是壞人？我欺騙了你？誰說我欺騙了你的？

燕：今天我才知道你是一個壞人，方霞輝就是被你害的，我要馬上到訓導處去悔過，以後不再和你有什麼關係了。

周：燕青，你聽了人家破壞我的壞話了，你上了人家的當了。方霞輝正是騙你的人害的，不是我，我——（搖着她的肩膀）你別相信他們，燕青……

燕：啊！——（一聲驚叫，忙又停住，抖擻着身子）你，你們不能害人。

周：（激憤地，仍不放她）我要你看看清楚，你不要給真的鬼迷了心。你以前告訴我，你把我當着理想的追求者，你把我當着光明的追求者，誰知你僅僅是一天的功夫，完全變了，把我當着鬼，把我當着壞人，變得怎樣，完全是有緣故的，你不能爽直的告訴我，叫我怎能知道你對我的誤會？

燕：有人來了，你放了我吧！

周：（馬上放開她）好，你看我是怎麼樣的人？以後你就會了解我的。

（伍雲左門上，周行右門急下）

(12) → (燕青剛要躲避，給伍雲喚住。)

伍：(一聲驚人的陰笑)嘿嘿，燕青小姐，別害怕，是我老僧保佑你太太平平的度過這嚴寒的今晚，(走向左門口去)就是她在這兒，請進吧！

(13) → (章克身披黑色的僧衣，頭戴風帽，又戴着黑色的眼鏡，所以祇見他的嘴和鼻子，一陣風似地走入台中。)

燕：(見章入，怯然地轉身向右門逃，却被伍雲攔住)就是你?!

伍：燕青小姐，我跟你介紹一下，這位就是章先生。

燕：(怯然地凝視着他)章——先——生?

章：(除下頭上的風帽)(向伍)她就是燕青?

伍：是的!

章：(向燕握手)好得很，我現在正需要你。(和善地)剛才跟你說話的人走了嗎?

燕：(一驚)唔。

章：不用怕，我知道你已經不愛他了，他現在上那兒去了?

燕：(指右門)從那邊出去!

章：你知道他們現在正要發動一個很大的暴動嗎?

燕：(驚奇。)

章：對了，你是個有救的青年，沒有上他們的圈套，看好了，我們對他們會怎麼樣?(對伍雲)你去告訴訓導主任，馬上把鄧逸民秘密押走，並且叫憲兵，馬上把這主要的壞蛋押起來，對周行和郭新民我們斷然處置!

燕：(倒吸了口氣)(不敢大聲地)啊!

伍：是!(下)

章：(轉身過來向燕，換了另外一種輕盈的表情)燕青，現在我跟你可以談談別的。

燕：（奇）

章（上去拍了拍她的肩膀）你的確使我欽佩的新女性。

燕：（馴服地不嚮。）

章：你今年幾歲啦？

燕：（怯然不嚮。）

章：（又撫弄着她的頭髮）在商科唸書嗎？

燕：（不響，退一步。）

章：（又拿起她的手來）你今天的行爲完全使我感動了，同學們都像你這樣馴服，我們的學校就有救了。

燕：（忙將手縮回要走。）

章：（嬉笑地）別忙走，我們的談話是很難得的。

燕：（胆怯地）我還要去見見系主任。

章：不用了，在我這裏辦手續是一樣的。（拿出袋中的手冊來）你可以在這上面簽個字嗎？

燕：（驚奇）什麼？

章：那麼我來代你簽也是一樣的。

燕：（急起來）不！

章：（笑起來）聰明得很，你怕這裏會有人發覺嗎？那麼我同你到前面那個竹園子裏去進行手續吧！（上去邀她走。）

燕：（忙離開他）你，你得讓我再想一想。

章：不必再疑遲了，先把這個手續辦妥了，我們再談別的。（仍逼上去。）

燕：（抖擻起來，突然驚慌地自語起來）啊呀，我的頭怎麼暈起來了。（退讓着。）

章：（狠笑地冲上去一把抱住她的雙肩）好孩子，別怕，我可以送你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燕：（掙扎）你放了我，不然我叫。

章：叫誰呢？外面都是你我自已人。（索性將她抱緊起來）你真太天真了，讓我——

燕：（推開章的頭）你，——！（用力掙脫）啊！（向左門逃）你們來救命呀！

章：（拿出手鎗往外追去。）

（一陣大風將窗戶打開，室內暈暗，緊隨雨聲大作。）

（半響。）

→ （方霞輝面色更慘，淚跡斑斑，披頭散髮直瞪着眼睛，哀求着什麼似的，搖搖晃晃地上來。）

方：（嘴唇在跳動着，極低微地）對不起你們，我又來了，請你們諒解我，我並沒有別的辦法可想了，饒了我這最後的一次吧。

（慢慢走向吳文博的床邊去，突然哭泣起來）呵！——一生的慾望爲什麼還牽動我的心呢？世界上還有什麼人來拯救我呢？媽！

（倒在床鋪上，慢慢地又收住了眼淚，掙扎起來）算了，讓一切的慾望都在腦子裏永遠休息吧！

（站起來，眼睛停視着床頭，伸出顫抖着的手去將一瓶紅色的藥水瓶握在手裏，閉起眼睛來）但願這樣讓我平平安安的死去，讓活着的人知道我是給魔鬼們窒息死的。（揭開瓶塞，對瓶看了看，又胆怯似的痛苦起來）叫我怎麼下得手呢？啊！天！

（前面院子裏有唸哨聲。）

（方霞輝慌張起來忙將藥水急往口倒時，前院裏發出一聲燕青的極端恐怖的慘叫聲。）

（方霞輝已將藥水吞下肚去，搖擺了一下，倒在床上。）

（只聽見重重的呼吸了一下後，即沒有聲音了，外面雨聲更急。）

(2) →

(吳文博匆匆上。)

吳：(進室內輕而急地)周行，周行事情糟了呀！(見床上躺着一個人即走過去)怎麼？又是你，醒醒，醒醒，怎麼可以在我的床舖上睡着了呢？(見她手裏的空瓶子，知道她服毒自殺，於是拿着瓶子不知所措的抖擻起來)媽的，是誰害了你的！

(將瓶用力往地上一扔，即往右門出，伍雲僧進。)

(3) →

伍：吳同學，請你留步。

吳：(一怔，即冲上去一把抓住伍雲，迎胸就打過去)我揍死你這個奸細！

伍：(拚命地叫起來)你們快進來，這兒還有一個。(一個憲兵持鎗上。)

(4) →

吳：(對着憲兵就罵)你們這些吃着國家飯，拿着我們錢化的毒種，你得把這個漢奸抓起來，他是我們中國的蛀虫，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害我們的。

伍：(指憲兵)把他全身綁起來！

(憲兵上去綁吳文博，吳文博無法掙脫。)

吳：(激烈地)我們學生對你們有什麼怨仇？我們青年對你們有什麼怨仇？你們眼看着日本強盜進門來殺我們，來害我們，來打我們，你們到反不管。看！我們又給你們殺死了一個，(嘶啞地叫)中國要亡了，你們知道嗎？

伍：把他嘴巴、眼睛、耳朵、鼻子、也綁起來，他的嘴有多利害！

(憲兵即用布包他的頭部。)

吳：(快)你們封閉我一張嘴巴，中國有幾千萬張的嘴巴會來罵你們的，打倒你們這些特務！

(一直罵到了講不出聲為止。)

(憲兵用力一推，吳文博倒在一邊。)

伍：（對憲）記好連這一個一共十六個，是送往兵役委員會充當壯丁的。

憲兵：其餘的呢？

伍：訓導主任沒有跟你們說清楚嗎？

憲兵：沒有。

伍：那送往集中營好了。（即出。）

（憲兵拿出一本冊子記上。

（伍雲又拖了一個人全身都綁着，嘴巴也綁着。在門口，往裏面一推，這人就跌倒在室中。）

伍：記上，這個叫王欽遠害肺病的，送集中營。（又推進一個，在窗外跌倒）這個叫丁小舟，年青力壯，充當壯丁，你記上。

憲兵：是。

伍：跟我來，那兒還有。（下。）（憲兵隨後下。）

（前面又有一聲慘叫，接着「你做做好事，放了我吧」）

（一忽兒章克抱着一個頭被風帽蒙起來的人，奔逃着上。）

章：不准你再叫，再叫我就殺了你（往四周尋出路，在室中徘徊了一回，結果決定預備往窗外跳出去，一腿踏上窗檻，郭新民隨後追上。見狀，即衝上去抱住章克的頸項。）

章：啊！——

郭：（拚命地）打死你這狗重！

章：（即將人放下，轉身見郭，即拿鎗「拍」的一聲擊中郭的胸膛。）

郭：（手撫胸膛）啊！（倒室中。）

燕：啊！（驚叫。）

（前院校內鐘聲巨響不止，接着有很多人的吼聲，章克慌

{ 50 }

張已極。伍雲上)

伍：(抖擻着在門口)他，他們已爆發起來了！(下。)

章：(追隨出)打鎗，打鎗！先打死那個放信號的！

(鐘聲在緊張地繼續着。)

燕：(即脫下頭部的黑罩見郭)啊！(大哭)

郭：(掙扎着要爬起來)燕青，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了！

燕：(扶起他)郭新民！

郭：(從胸口撕下一塊血布)燕青，請你扶我到窗口。

(匆匆地到窗口，將血布慢慢地舉高起來)

燕：(大聲地嘶叫着)同學們，我們在這兒快要窒息死啦！

(完)

郭新民 →

——重慶交響樂——

第 三 部

不
死
的
城

生活在都市城中下層的人們，雖然給無數層的壓力壓得透不過氣來，說不出話來，發不出聲來。但熱必生風，狗急跳牆的俗語，一定會變成生活中的現實。

人民不死，中國亦不會死，不死的人民是中國命運的真正繼承者，讓都城跟着人民的步伐復活起來吧！

林二嫂：湖南人，三十來歲，是一個農村婦女，因丈夫到前綫歷年已久，家境貧窮已極，無法度活，只得隨其婆在本城尋夫。

張老闆：五十多歲，戴老光眼鏡，四川口音。

馬先生：安徽人，三十來歲，戴眼鏡，小公務人員出身，背鄉離井失業已久，窮酸不堪，破爛棉袍，束腰，單軍褲，破鞋，土色舊呢帽。

警察先生：三十來歲，人瘦。

林老太：湖南人，六十來歲，白髮龍鍾，飢瘦不堪，眼瞎，林二嫂之婆。

阿發哥：三十七歲，與林老太同鄉，馬路工人，人高大健壯。

老二：三十來歲，苦力，外省來的。

大呆子：二十幾歲，苦力。

逃丁：衣服破爛不堪。

孔三太爺：三十幾歲，當地流氓，放印子錢過活，人胖。

憲兵：一人。

區長：穿公服，官氣十足。

羣衆：若干。

這裏是都城的貧民窟，在都城的邊綫上。

佔據舞台三分之二的是^一間矮而又破敗的茅草房，牆壁是土基堆砌成的，顯在觀衆眼前的正是這間屋子的一半，還有一半同套間之類的什房，向台左側伸展過去，可是觀衆所看不到的。有一門，通達街路的。門前方向倒向台右，門旁的柱子上貼着一張紅紙，上書「平安棧」，乃是專門招顧一些出賣力氣的下層平民的小客店。室後靠右側有一小門，方桌還有幾張椅櫈，在屋樑掛着一盞豆油燈，陰暗得很。台右角豎一電綫桿子，電燈已用燈籠代替了。電綫桿子正靠着另一間茅房的屋角邊，在這間屋角的塗白的牆壁上，列着不少的標語廣告類的痕跡，其中最明顯的，有這幾幅：「甯波鹹魚每兩三十元，特別大減價」；旁邊就是一張「小乳孩每斤十元，請向×××接洽」，再旁邊一長條是寫在土壁上的「蔣總裁萬歲」接着旁邊就是寫着「在此大小便就是烏龜」的字跡。電綫桿子正站在這街路的轉角處，自台中出往台右下。

幕啓：——

正是深夜寂靜無聲，嚴寒天氣，晚風拂拂，室內無人。不知從那一間屋傳出有打鼾聲。

在街路的那邊，遠遠的傳來了一陣又一陣的賣唱的小調聲，是

很淒涼的調子。

半響。

林二嫂抱着嬰孩慢步的從街路上走出來，走到電綫桿邊很失望地在電綫桿子靠了一下，仰望着青天嘆了口氣「唉——天！」又暗泣起來，往客棧門走去，輕輕敲了兩下，沒有回音。

林嫂：（又敲了兩下張老板！

（室左傳出伸懶腰的呵欠聲。）

人聲：噫——唱！唱！這種年頭有什麼好開心的！

林：（又叫了一聲）張老板！

（張老板穿了一件破棉襖從室左出。）

張：（接着就是打個呵欠）噯！正是倒霉，瞌睡多。（向門外）來啦！（於是抽出一根火柴來擦，擦了又擦，用力地）噯，噯，奶奶的！奶奶的！（柴棒斷了，往地上一扔）又是半塊大洋！（向門外）一個個怎不早一點回來的？（又抽了一根擦，擦着了將油燈點上即去開門）噯，你——

林：（不過意地）勞駕了。（進店不回頭的即向房門走去。）

張：（將門關上即回頭）林二嫂！

林：（站住，慢慢地轉過身來。）

張：（指着他懷中小孩）怎麼又抱回來了？

林：有什麼辦法呢？

張：這麼大的一個都城裏，就找不到這孩子的一個主顧啊？

林：沒人買是真的啊！加上這孩子飢瘦得可憐，又有病，誰見了他都是搖頭的。唉！——

張：難怪你是鄉下人，初到這都城裏來，還沒有摸到做買賣的門檻，你抱着孩子立在街路叫，是沒有用的。

林：不叫，又有誰能曉得我要賣小孩呢？而且街上跟我一樣，要賣

小孩的那麼多。

張：不過，價錢還得便宜些，十元錢一斤，我看還嫌貴了一些。

林：你老板也知道我的難處，我們是沒有法子才這樣做的，孩子到底還是自己的親骨肉。（暗泣起來）做母親那有不疼的道理！

張：總得要混幾個錢來才能過日子啊！城市裏到底不能跟你們鄉下比，我看你們婆媳兩個往後可得出個主意，才不會餓死，

林：（深深地嘆口氣）唉——總歸死路一條了。（暗泣着）但願讓我們找到這孩子的爸，也就有條活路走走。

張：（拿出洋烟來抽吸）這個念頭你也不必想了，你不是說你的丈夫遠在兩年前，民國三十一年時候，就離開你們湖南家鄉了嗎？

林：是的，當時也是給那些老總拉夫拉去的，說是去打鬼子，兩年後就可以回家的。誰知現在，想起來……

張：現在你還能盼得他能回頭？

林：是的，要不跟我奶奶也不會上這兒來，來吃這麼大的苦頭。實在，實在我們，我們湖南鄉下的日子活不下去了。

張：就是找到他也沒有什麼多大了不得，現在當個小兵的也苦哪！那能還有錢來養活你們呢？

林：找到他，就是回老家去討飯也是好過的。

張：妄想，妄想。現在不要說鄉下了，就是這一帶苦茅棚裏抽丁拉夫的，那一天停過，就是我這個獨養兒子，病躺在床上有幾個月了，一個月還得交上百把塊。那有已經當了兩年兵的快子，還得有隨便回家的道理。

林：我們一家老小活不成的時候，他們總爺們也許也會可憐我們做好事的。

張：妄想，妄想。他們長官的坐在洋樓上指揮作戰，那還有功夫來管你這些閒事。又是兩個多年頭了，到底有兩個年頭了，你能

知道你丈夫現在怎麼樣？

林：（呆望着張）會怎麼樣呢？

張：噫，——我看險哪！到底兩個多年頭哪，槍炮子彈那會真冇眼呢？

林：（怯住）這麼說——

張：不是我張老說句不吉兆的話，不要說當兵的，就是剛拉去充壯丁的伙子，十中有九是不得回頭的。

林：（哭起來）喔——天！

張：你知道你丈夫現在是死是活呢？

林：（辯白地）不，不會的。我們的命不會這樣苦，去年寒裏他在前綫還有過信來家，他說他身上帶過兩次花，他知道鬼子還沒有打走，我們倒快要餓死啦！

張：早啲早啲，打走鬼子還不知道在那個時月呢！

林：接着今年春天他又來信說，說……

張：（注意地）怎麼說？

林：（難過地）說是又帶了重傷，不得已退到這個地方來養傷的。

張：這不是已經是年把的事情了麼？唔，我看就難啦，你有沒有托人打聽打聽呢？

林：我是托了人的。

張：什麼人？

林：阿發哥。

張：啊呀，他是個造馬路的，一個造馬路當小工的，怎會打聽得到呢？

林：還托了何警察，何先生。

張：對呀！何先生在這一帶國是個兜得轉的人，又是跟這裏的區長拜兄弟，托他倒還有些指望。

（房中發出一陣嗆咳聲，接着就是一個老婦人的聲音。）

婦聲：小林子的媽！（又咳）

林：（有些慌張地）奶奶。

婦聲：（顫抖抖而有喜色）你回來啦？

林：唔。

婦聲：小林子呢？

林：（看了看自己的小孩）也，也回來了。

婦聲：算了，小林子媽，總是自己的骨肉，就是死也讓小林子跟我們死在一起吧！（抖抖的）這樣也對得起我的大林子了。

林：你好生的睡吧，什麼我都知道。

婦聲：你也來吧，讓我看看小林子。可憐！一天沒有看見你啦！

林：唔，來了。（向房裏走去。）

張：（即喚林）林二嫂！（招手）我有句話跟你談談。

林：（見他奇怪的樣子）怎麼啦？

張：今天是月底啦，三十號，記得嗎？你們是本月初頭上來的；初頭上，連頭帶尾已是一個月，三十天。

林：知道。

張：你有你們的苦衷，我有我的難處，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這還算小事，尤其是我開小客棧的開支更大啦。又加上現在我們這個地方的錢是不值錢。自從姓孔的孔家票子發出來後，鈔票就變成草紙啦。林二嫂能否……嚟……

林：我是該付你些錢才過意，實在手頭……不瞞你佬說，今天我一口水還沒有下肚呢！……明天……

張：（冷冷地）明天，明天又是初一了，到了明天是不是一定能先付我些呢？別說旁的，就是我們這間客堂裏的豆油燈吧，每天總得化它個十幾張花邊，一家老小……

林：好吧。（慢慢地往袋裏搜索起來。）

張：（露出喜色）嘿，林二嫂。

林：（摸出薄薄的一捲鈔票來，往桌上一放）諸。

張：（急忙拿起鈔票來）嘿，對不起啦？（數過後，失望地）三十塊，（又向林陪笑地）請你再坐坐，待我去拿賬本來算，好嗎？（欲去拿。）

林：（難受地）不用了張老板。墊墊數，明天再補還你吧。

張：三十塊錢實在太難出手啦！

林：就是這點錢也不是好生得來的。

張：（突然轉了念頭）好，我也難，你也可憐。這三十塊算還了這一個月的茶水燈油的賬吧！

林：（突然嗚咽起來）噯！——

張：（奇）你怕我錯算你嗎？有賬。

林：（搖了搖頭）命——

張：（胆怯起來，又把原來的鈔票，拿出來看了看）莫非其中——

林：（放聲）這是我的命錢，——天，我怎麼還能見人呢？

婦聲：小林子的媽進來歇吧！

（突然小孩在懷中無力地哭起來。）

林：噯，孩子的爸——（匆由小門下。）

張：（還莫明其妙地）賣什麼藥？莫非其中！（檢查了一下鈔票）

（想了想）偷？（搖頭）憑她這個婦道沒有這份胆子。偷，（搖頭）鄉下人還不懂得這個門道，搶，那更不會啦。莫非……

（明白地）噯——賣了，賣了。

（馬先生畏縮地從右街口上嘴裏在嚼着什麼，一手拿着半塊大餅。走至電錢桿子旁，又咬了一大口，將剩餘的餅偷偷地往棉袍袋中一塞，走至客棧門口。）

馬：（輕輕地）裏面那位，請讓我進來好嗎？

張：（對着門問）我的小店就變成你們這些窮鬼的私人公館了，誰？

馬：（謙遜地）我，姓馬的。

張：（即去開門）噢，馬先生早。

馬：（寒暄地）早，早，月亮還沒有見出來呢！

張：馬先生，今天恐怕是到了月底了吧？

馬：啊！這麼說一眨眼又是一個月啦，快，快。（走到桌邊坐下）

（伸手到袋裏去摸索起來。）

張：（顯喜色）嘿，馬先生看你的意思是想把這個月的賬，結一下是嗎？

馬：（摸出半塊餅來向嘴裏咬了一口）結結。（又往袋裏去摸索起來。）

張：那麼我拿賬簿啦。

馬：請。

（張老板往右下。）

（馬從袋內拿出一張報紙來，一邊嚼着一邊在細看，細看。）

（半嚥）

張：（一邊念着一邊上）床鋪一百五，被子一百，燈油三十，茶水三十，戶口捐四十，巡捕捐五十，還有加上小費二十一，共是四百二十一塊。諸，賬。

（往馬面前一放，）

馬：（沒有聽見張的報賬，忙從報紙上發現了什麼，大聲地）糟！

張：（一驚）嗎？

馬：（冷漠地）又完了。

張：（輕輕地）馬先生，賬，你看看。

馬：（謙遜地向張）對不起你佬了，過兩天，再兩天我就有辦法了。

張：剛才也不是你要我結的嗎？

馬：是啊！誰知道這上頭又沒有我的名字。

張：（不解地）你的名字也登報紙？

馬：（解釋地）前天我不是跟你說過，我要到新都百貨公司裏去考，考茶房的嗎？我想，像我一個中學畢業的程度，又在機關裏當過辦事員出身的人去當一個公司茶房的資格，總是不成問題了，誰知上千人中只挑了八個人名字，其中就沒有我姓馬的。

張：那麼這筆賬……

馬：這就要請你佬包涵些了。（又看報）

張：（洩氣地收起賬本）噫，——這麼說，今天揩地板的事情也沒有談妥咯？

馬：唔，別談，別談，真嘔人。那家銀行的不知什麼鬼東西，嫌我眼睛近視，怕地板揩不乾淨，又不合格。

張：我看你去找找那些過去同過事的，幫幫忙倒是真的。看在你們老同事的面上，他們總不會見死不救吧！

馬：苦呀！現在，在這個人吃人的都城裏，當個小職員的不要說朋友了，連自己都還救不活呢！有家眷小孩的可更受罪啦。不要說，像市政府、市黨部、財政局、公安局、土地局、社會局這些小機關的小職員不能糊口，就是上自財政部、交通部、外交部、行政院甚至國府裏，當個小辦事員、助理員、書記之類的一個月的薪水，還買不到五斗米，像你開店的真不知道當小公務人員的難處，我是過來之人了，現在一塊錢，只能買到二十四顆大米，可想當小公務員的那個不是跟我姓馬的一樣，餓得噏

黃飢瘦的？

張：唉，這倒是真話！

馬：不說旁的，就是現在當科長的，大大的科長啊，我就親眼看見好幾個在馬路上擺攤，做花生米糖果買賣，還有一個姓，跟你侄同姓張的，現在在抬轎子。怪，他現在一家的四口子倒活得還可以。

張：（敷衍地）噯？——

馬：（拿出一塊糖餅來撕半塊遞給張）請！

張：不必，我剛吃。

馬：小意思，小意思。

張：（貪婪地收下去）是，多謝了。（接去倒了杯茶給他）

馬：謝謝。

張：小意思，小意思。

馬：（一邊吃着一邊說）說起來傷心得很哪！

張：是呀！

馬：前天我在市黨部門口，碰到一個老同事的，他一把拖住我的手，就訴了一番苦，我說我也苦，後來他就拍拍胸膛的跟我說，你去不去南京？

張：去南京？

馬：噫，南京。

張：上南京幹什麼？

馬：去找我們這裏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姓汪的。叫——，這個姓汪的現在南京當國民政府主席。

張：聽說這姓汪的不是當了（小心）當了漢奸了嗎？

馬：這又不是新聞，這個姓汪的已經是老牌的了。

張：那怎麼也當起國民政府主席來了呢？跟這事……

馬：跟這裏當然不同，南京的主席姓汪的，這裏的主席姓蔣的，這可不能含糊，腦袋當心！

張：（馬上道歉）失言，失言，那你怎樣上南京呢？

馬：所以我就回了他了，讓他們去高昇，我姓馬的苦也苦了幾年了，是一條光桿子，再去招上一塊花招牌怎不丟臉呢？

張：（慢慢地）不過像你這樣有事做，總要比無事做來得好些。

馬：漢奸我是不當的。（又注意到報紙上去。）

張：我不是要你去當，當那個。我說你不如還是去找，找這個機關裏的老上司，求他來替你講情，有事總比無事好呀。

馬：（生氣地）提起這些狗東西，我就恨。他們的心眼兒可真毒得利害，我說就跟日本鬼子差不多，他們這些當官兒的眼睛，那一回向我們當小公務員的身上看過的，那一回替我們這些人打算過的。這些人腐敗得很哪，拿政府的名義向外國人借了大債，不用在打仗上頭，自己私人大做買賣。我們一天天瘦下去，他們一天天胖起來。你們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那一件沒有姓孔的份呀！那一項不都有孔家的徒子徒孫在裏頭大賺其元寶呀。噫！我姓馬的恨不能把這些害蟲………（又轉了口氣）我姓馬的就是餓死，也不向這些狗崽子叩頭的。

張：我看也不必這樣。

馬：（止住他）請你不必爲我擔心，這是假的，我知道欠你的這筆債是真的。放心，過兩天準給你，阿發幫我的忙，明天我就跟阿發哥去當馬路小工了。（報紙一丟，站起欲往室右走去。）

張：（忙上去抓住馬之腰帶）馬先生，休惱怒，像你這等先生架子，怎能去當馬路小工呢？

馬：與你無關。

（何警察有三分醉意的，嘴裏哼着「烏龍院」由街頭出。
）唱的是：大老爺打罷了退堂鼓。
在衙門來了我宋公明。（走至客棧門口。）

何：開門吶！

張：（急忙應）來啦！（開門，何警察進）何警察下班啦？

（馬先生忙將報紙拾起，躲在一旁看報。）

何：三杯老燒一下了肚，不由得心頭快活非常。噯，弄杯茶來，要濃的。

張：是。（倒茶給何，順手又遞支烟給他）無事不登三寶殿，前兩天你在那兒忙着。

何：你管我忙不忙，閑話少說，張老頭，今天是什麼節期啦？

張：（剛被提醒似的）噯！——是該到了付錢的日期了。不過，何先生……

何：（假流水賬似的）這個月的門牌捐、床鋪捐、店鋪捐、來往人口捐、巡捕捐、抗日救國捐、復興實業捐、新生活運動捐、你兒子壯丁捐，這個月還加一門捐……

張：啊呀！我的天，又加那門子捐呀？

何：你不知道？我的捐。

張：當然，當然。你先生這門子當然是理所應當的。

何：你這兩個月裏抽了多少頭錢，四六分，四六分。

張：不瞞你先生說，上我店裏來的，都是些窮光蛋，我店裏這付牌將牌差不多這個月裏沒有人來碰過啦。

何：那你就出一百塊錢的麻將捐好了。

張：（楞住）這，這我張佬就很難了。

何：來來，你先把這筆捐款付上。

張：今天手頭實在抽不出來，不瞞你先生說，看看我客棧裏人丁與

旺，實在這個月，那個客人把錢付全的？難呀。（又遞支烟給何先生）馬先生在這兒，這我一點兒都不是吹謊的。

馬：（忙插話）是的，是的，不假，不假。（又將報紙遮住臉。）

何：這我警察先生就管上你還許多？

張：講個情，我你是老交情了，過幾天如何？

何：公事公辦，私事私料。你知道這是公事，公事上頭中央政府逼得我們緊，有情份的你去到區所去跟我們區長講，我當警察的，怎能隨便馬虎呢？

張：最好，請你先生轉個灣子。

何：（一把拖住張之手）走，走上區所去講！

張：（着急起來）噯，噯，何先生，請放了。那麼——

何：我就不能替你做好人呀，走！

張：好，好，那麼（伸手往袋內摸索起來。）

（何放了手）

張：（將林二嫂付他的三十元拿出來，）何先生這不算正張，也不算給你的捐，這兩天手頭實在調轉不出來，這還是剛才林二嫂付我的零頭賬。（將錢偷偷地往何手裏一塞）算給你抽香烟的。

何：（接着錢）唔。（點了一下數後怒的將錢往桌上一丟）你拿我開什麼心，我要拿人家的血肉錢幹什麼？咄，叫你的大兒子出來，你們兩個一起跟我到區署去！

張：求個情吧，他病得重哪！

何：病也得去呀，都像你家這樣子，中國還有什麼人去抗戰？（急往內間走去。）

張：（一把拖住何先生）啊呀！（又往袋內拿出一捲鈔票）幫忙，幫忙。

何：（接着錢，顯出笑容）有數，就是這！（將錢暗暗地藏起）林二嫂住那間床舖？

張：內間，我帶你。（指內間。）

何：不用麻煩。（搖擺着進。）

馬：（將報紙一丟，即站起來。往何走去的方向，看個究竟，狠狠地）狗東西，中國就給這些東西害了的。

張：（向馬）你看，又是百把，又是百把。

馬：活該！真的不給，看他拿你怎樣？

張：難哪，難哪。

馬：有錢我情願聽響，也不給這些狗東西化的。（又凝神地向內間探視了一下）噯，張佬你說這狗東西無緣無故找上林二嫂幹嗎？

張：總沒有好事做出來的。

馬：要不，——黑，林二嫂也真可憐，她丈夫還沒找到啊！

張：那兒找得到！我看死多，生的少啦！

馬：媽的，鄉下人就給替他們當砲灰的，她丈夫就是活着，他知道自己的家眷，慘到這種地步，那還有心意在火綫上打仗呢？那些不要臉的大人先生們，口口聲聲說優待抗戰軍人家屬，實在是借優待之名，肥肥自己的腰包是真的。我姓馬的恨不能變成——（又換了口氣）唉！張佬呀，總之今天當權者不能懸崖勒馬，回頭是岸的話，他們也沒有多少日子好猖狂啦。我深信中國的江山，雖然不死，但非得改頭換面，經過一番刷新就不能救中國於水深火熱中的。

張：我不懂，政府不是天天在鬧着抽壯丁，抽去這麼多的壯丁，到底是幹什麼事的？

馬：你佬放心。當權的打算總比你開小客棧的要高明得多了，是有

道理的。（意味深長地）

張：不是民國卅年的時候，政府說要反攻，現在民國卅二年快到底了，怎麼反倒有退無進呢？怪！怪！

馬：不要鬧糊塗啦，不是反攻呀，（神祕地）是反共呀。

張：（恍然大悟地）噫！——

（突然內間有人聲）

何聲：到底是鄉下人，走！我帶你去見見世面。

（聞聲，進內室，林二嫂垂着頭在泣着，慢步的走出來。）

林：（走至室中，突然放聲地）喔——（即又回向內間去，給何警察攔住。）

何（將林一推）不要三心二意了，守，守到那一天為止呢？真是個傻婆娘！

（張老板偷偷下。）

林：（向門柱一撲）我，我不能下賤到這種樣子。天！叫我怎麼還能做人呢？（放聲）

何：（嬉皮笑臉的，）嘖，嘖，嘖，年輕的怎麼好意思哭出來。（拍拍她的肩。）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還趁你跟我出去，終比你現在半死不活的日子要好上千百倍哪！

林：我生來就是這個苦命，也不想過什麼好日子，只指望找到我孩子的爸……

何：夢，我跟你說上這麼半天你還當我是假話。在這都城裏，大大小小的傷兵醫院，我都跟你找遍了，就沒找到你丈夫，姓林的班長。去吧！把眼淚擦乾了，給我許多朋友見了都難看。

（馬先生氣鼓地下。）

林：（輕輕地從嘴縫裏送出來）警察先生，還——

何：還有什麼話嗎？

林：那麼——

何：放心，我，我可以現付。（摸袋）

林：（揀說）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何：你還有什麼放不下的？

林：今天我實在支持不下了，能否再讓幾天？

何：（見有轉機，放心似的）要是你怕跑路的話，外面洋車是現成的，我馬上就去替你叫部洋車來。

林：不，你先生無論如何放過我今天晚上，因為——

何：這，不成，今晚你得去一趟，明天又是明天的事啦！就是你再賣十個孩子的錢，也抵不上今天一晚呀！——趁早些走。

（沉默半響）

林：（慢慢地抬起頭來）小林子的爸，我們一家三口快絕路啦！喔

——

（向外走去，剛至門口，內間有老婦人聲。）

婦人聲：小林子媽，快來睡吧！

林：（忙站立門口，楞住）好，就來啦！（垂頭）

何：（推她）走吧，走吧。（小聲地）噯，張老板！

（張佬小心地上）

張：來啦！

何：林二嫂這筆賬歸我算。

張：（失望地）啊！

何：（瞪了一眼）怕我少你的嗎？（向林二嫂）這你可放心了吧。

（推出大門。）

（張將門「碰」的一下闔上。）

張：（狠狠地）悔氣！悔氣！

（突然內間小孩子呱的一聲哭起來。）

（林二嫂急又從門外口頭撲過來。）

林：我的孩子！

何：（一把拖住林二嫂的手）走吧，自己還顧不週全，還疼小孩呢。

（林二嫂哭着被拖着向街頭下。）

張：（也難過）唉！（進去）

（林老太扶着拐杖，從內間上。）

太：小林子媽！小林子哭着要你呢？！小林子媽！（沒有聽到回聲，奇怪地。）小林子媽！怎麼你不答應我一下，你別當我眼瞎瞎了，不知道。剛才跟這位先生說的話，我都聽見啦。唉，警察先生，千不怪，萬不怪，只怪我的大林子不爭氣，弄得我們婆媳三個死路一條呀！（哭泣起來）小林子媽，我是疼你的，我一向把你當我的女兒看的，你做事就千萬不能瞞我，你就對不起大林子啦。你知道我的眼淚爲你的大林子哭乾了，要是你再做出……可叫我怎麼得了呢？算了，聽我的話，就是死也讓我們死在一起吧！

張：（從內間里送出來）林二嫂已去睡了，你也去睡吧！

太：我知道你們都在瞞我。（較大聲）小林子媽！（哭泣起來）喔！——我們林家完啦！

（向門外走去，阿發哥從右街頭來，見太太出扶住林老太。）

阿：林老太，怎麼回事啊？

太：阿發哥，你可見我小林子的媽？

阿：沒有，又出事了嗎？

太：阿發哥，我們一家完啦！

阿：（莫衷地）老太，你先別急，我可以幫你忙。你說林二嫂怎麼

啦？

太：她走啦，她狠心丟了我婆孫兩個走啦，求你做做好事，把她追回來，要不，我也不想活了！

阿：（不信地）放心好了，孔二嫂一向都孝順你的，她那會這樣做呢？等會兒總要回來的。（扶她進室內。）

太：不，你不知道。剛才回來的時候我知道她就變了，喔！——她一定做出對不起我們大林子的事來的，天！

阿：（奇）回來又出去了嗎？

太：是的，跟那個姓何的警察先生一起外去的呀！

阿：（更疑心）怎麼？跟那個姓何的鬼東西同走的？

太：我知道那個警察先生逼她走的。

阿：（想了想）噯！（向內間）張老板，剛才何警察來過了嗎？

張：（出）是的，阿發哥，你回來了？

阿：來幹什麼的？

張：收捐的，阿發哥。今天月底你知道嗎？

阿：（一把抓住張之手）我問你，林二嫂呢？

張：外去啦！

阿：上那兒去？

張：我不知道！

阿：（狠狠地）問你也是白問的，我知道你們都是連串好了，來害人！（放了張）

張：天地良心，阿發哥！

（又進）

阿：（沒奈何地）噯，（安慰林太）林老太你先去休息，回頭我一定把她追回來！

太：（又哭起來）只怪我家大林子。

阿：你不要這麼想，你們一家也對得起人了，只怪官府里的這些王八蛋，把我們窮人太不當人看啦！

太：阿發哥，我祇指望大林子能見我一眼，就是死也安心了。

阿：這也很難了，今天我也上東頭的傷兵醫院里去打聽了一下，說是在前兩個月里有一批傷兵給政府遣散了的，中間倒有一個姓林的，可是這個姓林的是不是你家的大林子？就是的話，現在也很難找得到了。

太：（哭）大林子！

阿：算了！你知道嗎？我的交易今天也給回了。過兩天，這兒有一些跟我同行的馬路工人，大家都要回湖南老家去幹活。這兩天，我再去掙些錢來，來替你們把這些債還清，跟我們一齊回老家吧！我們人多就不怕沒有飯吃，看我們會不會給這些鬼東西逼死！（近她）

太：阿發哥！

阿：怎麼啦？

太：（顫抖着）我活着這麼大的年紀，六十多年啦！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對我有良心的，阿發哥！（抓住阿的手）天！——我們是會有救的。

阿：（也感動）林老太，不過我們還有件事情沒有了呢！

太：噯！

阿：這里還有些狗東西，他們不會讓我們這樣自由的去幹的。

太：怎麼？

（稍停片刻）

阿：（有力的）不過，我們人多，不怕他們！你進去休息吧，我還有些旁的事呢？（扶着林老太進去，回頭欲向外門出。至門口，馬先生追出。）

馬：阿發哥！

阿：馬先生，你的事情沒有找到嗎？

馬：完了，什麼都完了。明天請你向頭腦報個名字，我要同你們一道去造馬路。

阿：你能幹得了嗎？

馬：不跟你們一道去又有什麼辦法呢？

阿：（苦笑了笑）現在這個都城里，你們拿筆桿子的先生們也給他們逼得够苦的啦！

馬：還有什麼話可說的呢？我沒有別的路好走了。

阿：不過，從明天起我也不去做了。

馬：爲什麼？

阿：有什麼好幹的呢？一天十四個鐘點，吃苦，餓肚子，倒還是小事，像我們當工^人的替國家多出些汗力，也是應該的。可是他們一定要把我們當牛馬，又有什麼辦法呢，動不動就是腳踢拳打，你要回他一句，他就派人來押，今天那個住在東街頭茅房里的老二還了一下手，就說他違反政府法令，說他是共產黨里派來故意搗蛋的，一下子就叫了憲兵來，把老二打得頭破血流，你想這種生活我們怎能待下去呢？

馬：噫！

阿：把他打了還不算，還要把他綁起來，充當壯丁去，眼巴巴看着他們這樣糟塌，我們怎能忍得住呢？大家都不服氣的，拿起傢伙要幹，接着他們又派來好多老總，架起槍來要打我們，大家就帶着傢伙散啦！

馬：噫！（激動起來）竟然派了軍隊來打自己人啦！噫！難道他們還不知道日本的刀已經架在中國人的頭上啦！

阿：馬先生！打鬼子，還得靠我們這些人。

馬：（欽佩地）阿發哥！你這話說得有道理，有道理！

阿：馬先生，過兩天我就要跟你再會了。

馬：（拉住他手）你要上那兒去？

阿：這個地方活不下去，回湖南老家去。

馬：種田嗎？

阿：不，老家從我父親的一代就沒有田可種了。

馬：（不捨的）阿發哥！你走了可叫我倒滿難過的，我真有些捨不得哪，你我雖說不是一路上來的，可算我們還是有緣分的，兩個月來的交情，在我姓馬的心情上就要忘不了，你一走了，我——

阿：也是迫不得已的事。

馬：（很失意地）唉！你一個人嗎？

阿：很有些——

馬：你看我這個人，上你們老家有什麼好幹的。

阿：這就很難說了，不過人多總會有辦法的。

（一個逃丁偷偷地從街口出，暗暗地在得路上徘徊了一下，無路可走的，結果向客棧門敲了幾下。）

馬：誰？（輕輕地去將門一開，逃丁一溜煙的向內間走。）

阿：（一把抓住他）做什麼？

逃：（抖抖地）大爺，請放了我。

阿：站好了，別害怕，慢慢的說。

逃：求你們大爺先生做做好事，後頭，後頭有人追我。

（馬不放心地探頭出去看了又看，又回來將門抵住。）

馬：放胆，這裏都是自己人。

阿：什麼人在追你？

逃：總爺，總爺們在追我啦！（縮頭往內間走。）

阿：（攔住他）你說清楚了，好生的總爺們爲什麼追你呢？

逃：（胆怯）我是他們把我拉去當壯丁的，才抓去了半個月，說是就要往北邊開了。

阿：（奇）向北開？

馬：向北開是有道理的。

逃：我也不知道什麼道理，只聽到說，開到北邊去，去打什麼共，共，什麼匪？

馬：（大聲地）啊？

逃：（一驚當自己的話又說錯了，打自己的嘴巴）那麼我說錯了，對不起，我說錯了。

馬：別害怕，我不是說你的。

阿：又怎麼說呢？

逃：我不願走，我家裏還有人要靠我過活，所以我就逃出來了。我知道我自己有罪的，要是再給他們抓到了，我就沒有命啦！

馬：那你快上裏頭躲起來吧！

逃：謝謝你倆了。

（阿發哥停視一刻，用拳頭向桌上有力一擊）

阿：（決然的一轉身向馬）回頭見！（一直向門外走去，往街中下。）

馬：上那兒去？（話還沒有說完，阿發哥已經不見。）

（在街的那邊有一個在說話：「奶奶的，明明見他往這兒溜的，怎麼不見啦？」）

（馬先生抵住在門背後，在發抖。）

（憲兵就上手端着槍。）

憲：（上）奶奶的，看他往那兒溜？（路燈旁窺視了一下決然的用槍柄向客棧門搗過來，「噹」的一下）開開門！

（馬先生抖抖地不作聲。）

憲：裏面的人死完啦！再不開我就打槍啦！

（撥弄着機柄）

（馬先生在裏面閉起眼睛來。）

憲：奶奶的！（用槍向門縫裏「拍」的一聲，槍打進去，聽聽，聽聽還有什麼動靜。）

（馬先生聽槍聲忽暈倒來，小孩哭叫起來。）

（憲兵沒奈何的向原路進去。）

（片刻）

張：（出）馬先生，馬先生！啊呀！出了人命啦！

（急得轉起身來）

馬：（冷冷地）張老板，張老板，我沒有死嗎？

張：什麼地方中彈了嗎？

馬：你來，來看看我的頭，有沒有傷？

張：（看了看）沒有啊！

馬：那一定中在腿上了。

張：（又看一看）哦！你那兒不舒服嗎？

馬：剛才我覺得好像死了過去似的，來提我一把看。

張：（忙上來扶他站起）小心，小心！

馬：（站起看了看自己）噢？（又轉了轉，伸伸腰，跌跌腿，都沒有什麼，顯出喜色）好險！（向門外）王八蛋！

張：大難不死，馬先生，你必有後福啊——

（大獸子匆忙的從街頭上來打客棧門）

（馬急向內闔下。）

獸：阿發哥，阿發哥！

張：（胆怯地）你，你是——

獸：阿發哥，阿發哥，你快讓我進來。

張：（開門）呆頭呆腦的做什麼？

獸：（結結巴巴的說了半天，才說出來）啊呀！阿發哥呢？

張：外去啦！結結巴巴的又出了什麼事？

獸：不，不得了啦！

張：說呀！

獸：孔，孔三爺他，他硬要把我賣給，給他家的二，二太爺替，替他家，二太爺的大，大兒子。

張：唔，替他家的大兒子，不是很好嗎？

獸：去當壯丁，孔三太爺說我不去，就要我，我的命哪！

張：你不去就是啦！（往內間。）

獸：（拖住張）張老板，你出來，替我說說情吧！

張：我自己還在不得了啦！（進。）

獸：（不知所措地結果向「總裁」肖像跟前跪下）我，我的老天，請你做做好事，搭救搭救我吧！我大，大獸子一身沒有做過虧心事，壯，壯丁我死也不願去的。

（孔三太爺嚥着香烟一搖一擺的上。）

孔：（推門）大獸子！

獸：（一聲不響的向孔三爺跟前跪着。）

孔：抬起頭來！

獸：大獸子心裏難過，不敢抬頭。

孔：（突然抽支烟出來）你三太爺送你支烟抽抽，起來。

獸：小，小的不敢抽烟。

孔：呆話，難道你三太爺還會在裏頭放毒藥害死你嗎？

獸：不，我實在受不起。

孔：看你這副呆裏呆氣的蠢相，你還能算人嗎？

獸：我不是人。

孔：（用力地）站起來！

獸：（慢慢地站起來）三太爺！

孔：（笑了笑）嘿！（又從袋裏拿出兩疊鈔票來）喏，把你的手伸出來，兩百塊，你先收了，算先給你安家的。

獸：我，我不要發你三太爺的財。

孔：這算什麼話，難道我的錢是偷來的搶來的嗎？要不是獸子，我就打你兩個耳括子！（將錢往桌上一丟）收了！

獸：（反倒退兩步）不，不敢！

孔：（停視了一息，又將錢藏起來）那末你得把三百元的利息給我。

獸：也，也沒有。（至左前——坐）

孔：（來火的）呸，天下也少見像你這個呆公的，好好的一筆生意不做，情愿在馬路上要飯。（指了他的頭）你的娘老子怎麼樣生的？（又轉和地）我跟你說，你聽了我的話，包你不會吃虧的，你這次去跟二太爺的大兒子頂他一個名字，到了那邊，你找個空一溜，溜回來，不是一個滿好的交易嗎？兩百塊錢也到手了，我的債也不要你還了，看多好呢？

獸：我窮，我損德的交易是不做的。

孔：（屏着氣）當心你三太爺來火，你可吃得消。

獸：（胆怕地退讓着）你，你就打死我也不去當。

（別轉屁股就往外逃）

孔：（一把抓住大獸子的領子，另手就是一拳）

獸：啊呀！救命呀！

孔：（狠命地）叫，我就在這裏打死你這個呆虫！

獸：三太爺，三太爺，請你先饒了我。

〔 78 〕

孔：（用力把他向門外一推）走，乖乖的！

（傷兵同志，正從街右上來。）

獸：（見傷兵同志，馬上去抱住傷兵同志的腿大哭起來）傷兵同志

傷：（不了解地看了看）

孔：（忙向傷兵打招呼）傷兵同志，這是我的家事。（一把抓住大獸子的領頭）乖乖地跟我走！

獸：（仍抱住傷兵同志的腿）我死也不去的。

孔：（就是一腿）

獸：傷兵同志啊！

傷：（推開孔）你不能憑空的就揍人！

（馬先生偷偷地從內間出來看。）

孔：（看了看傷兵）你，你是軍人，軍人，就請不要來管我們老百姓的閒事。

傷：我不是軍人，我要管你又能怎麼樣？

孔：（兇兇地）你是什麼人？

傷：我是給你們政府遣散的傷兵，現在當要飯的叫化子。

孔：嘿！一個當叫化子的胆敢在我面前放肆，你不認識我嗎？在這一帶的地方，叫化子裏頭，那一個不認識我孔三太爺的名字。

傷：不管你什麼孔三烏龜王八蛋，看不順眼的事，我就得管，有本事的前綫去打鬼子，去！

孔：要飯的，識相點。要不，看你在這一帶還要得成飯！

（這時大獸子正往客棧裏逃去。）

傷：好吧！看你的，你不要小看我一隻手就會怕你！

獸：（拉住馬先生）馬，馬先生你去說說情吧！

馬：（沒奈何地）不理他就是了。

（孔三更惱怒地匆進室內，看準大獸子就打）

孔：你走不走，你走不走？

傷：（忍不住的冲進室內，抓孔三的背影用力的往門外一推）去你媽的！

（孔三還想冲上來打傷兵，見傷兵來勢洶洶，就縮縮的往街頭上退去。）

孔：（臨下前說）回頭我不叫憲兵來揍你一頓，我就不姓孔。（下）

傷：姓孔的王八蛋，你就是叫委員長來又敢拿我怎麼樣？（進室內）（大家注意着他。）

傷：各位，打攪你們了。

馬：那裏，同志請坐！

傷：請各位幫忙，讓我在這裏借一宿，明天就趕路的。

馬：這容易，正奈我們這裏都是些無路可走的窮光蛋，不能多多幫
你忙，（注意着他的膀子）同志，你的膀子什麼時候帶花的？

傷：今年春裏，在湖北打宜昌的時候帶的花，骨頭斷了，到後方來
醫院裏的醫生截斷的。

馬：…可惜！

傷：算不了什麼，不過這次比較利害的，本來我真不想回到這個死
沉沉的後方來。（露出胸脯來）你們看，我的身上已經中過兩
次傷了，都沒有離開過前方，實在少了一隻手，就不能拿槍啦
。唉！活受罪啦！

馬：像你這樣也對得起中國老百姓了。

傷：現在我就變成一塊廢料了，要不我怎麼會在這裏要飯過日子呢
？他們看我不能抗槍桿子，就不要我了。嘿！今天才知道我的
血總算白流了，我們當兄弟的流了這許多的血，你們看，誰知

道這些當官兒的，在我們後方花天酒地，到這種樣子，有什麼話說呢？

馬：照這樣子下去中國是難了。

傷：你貴姓？

馬：姓馬。

傷：馬先生，你們沒有到過前方的，可就不知道日本鬼子那裏經得起我們幹。中國要亡，就亡在那些怕死的傢伙手裏，實在沒有什麼好幹的了。（從腰包裹拿出一封信來）你們看，這是我家鄉來的信。

馬：（接信看，張老板也扯上來）你同志家鄉也在湖南嗎？

傷：是的，我們鄉下那邊都幹起游擊隊來啦。

馬：我們這兒有個阿發哥也是跟你同鄉的，不知你認識嗎？

傷：那位？

馬：一會兒就要回來的，還有一個瞎了眼的老太太跟他的媳婦也是湖南來。

（馬先生話還未完，老二頭上繫着布氣呼呼的上。）

傷：湖南來的！

獸：傷兵同志！（拖傷兵往內室）你進去看看。

二：（見馬就一把把他拖到門外來）

馬：（莫明其妙的）老二，你幹什麼？

二：馬先生，我問你阿發哥回來了沒有？

馬：回來了，又出去了。

二：（着急的）糟！

馬：（推推他）出了什麼事啦？（拉着他）我們還是進去談，（兩人進內室）

二：這兒區所裏的區長帶着憲兵他們來抓人了。

馬：抓什麼人？

二：今天在馬路上鬧事的人都要抓，這一帶子要抓百把號人，胡老大被抓了，小山竇被抓了，陸升林被抓了，小王家被抓了，我的家也給搜了。

馬：也，也會上這兒來嗎？

二：挨門挨戶的在搜過來呢？阿發哥又不知上那兒去了。要走，我們就得趁早走。（突然聽見外面街上有足步聲，忙將門關上，馬拖老二往內間進。）

（林二嫂眼無神色的搖搖欲倒，慢步從街路口出來。）

林：（嘴裏極低微的在唸着）小林子的爸？——小林子的爸——小林子的爸——（至電桿旁，實在支持不住，向桿子上一靠）天，死路一條了。

（慢慢的走向內間去）

（馬先生慢慢地又從內間裏探出來，一直到門邊，用耳朵向外傾聽了一會沒有動靜，索性將門又打開，剛打開時，區長在先，後面隨着孔三爺，憲兵快步的從街口出。）

（馬馬上縮回頭往內間走時）

區：（進門口）帶眼鏡的站住！

馬：（回頭）區長！

區：你們進來看看是不是他？

馬：（搶說）我？

（孔三爺與憲兵進屋。）

孔：識相點！那個要飯的傷兵上那兒去啦？

馬：不知道。

孔：（上去就一個巴掌）打你這個不招供的癆巴。

馬：（忍耐地）好！

區：你們進去搜，把這家老板也給我綁出來。

（孔三太爺和憲兵往內間下。）

（張老板從裏面出來）

張：來了，來了，我的好區長。（就是三鞠躬。）

區：你客棧裏隱藏着不穩份子，爲什麼不向我報告？

張：（氣氣地）我的好好，好區長，天地良心沒有啊！

區：還嘴硬，跟我站在一邊！

張：（從袋裏摸出一大卷票來）我張老也許有失於檢點，（將錢往他手中一塞）請區長包涵包涵。

區：（暗暗地收了錢，又看馬）帶眼鏡的你爲什麼眼睛老是盯着我，黑！你一定不是好人。

馬：（轉移了視線不睬他）（大獃子從裏面給人推出，見區長就忙雙膝跪下）

獃：（哭）區長老爺！

區：（不由得好笑起來）哈哈，看你這個像搗砲子的樣子，三太爺叫你去替人家當壯丁，你爲什麼擺這樣大的架子？

獃：我，我有病不能去？

區：你是中國人嗎？

獃：怎麼不是呢？

區：中國人都像你，不願去打仗，還談什麼抗戰，你這個人毫無一點愛國思想。起來！

獃：是。

區：跟戴眼鏡的站在一邊。

（大獃子靠在馬先生的背後）

（內間林老太發出嘶叫的哭聲。）

女聲：老爺們，先生們，你們做做好事吧，你們再不能害人了，我

的大林子，我的孩子啊！——

聲：他有罪了，去你的！

女聲：呵！——（跌倒聲）

（傷兵同志給憲兵押出。）

傷：（向內間）小林子媽，你們別怕，我們沒有犯罪，（轉身）那位是區長？

區：好大的口氣，你是個軍人，見了我爲什麼沒有禮貌？

傷：（不服氣的）你的禮貌呢？

區：（大聲地）立正！

傷：（坐下）現在你們已經沒有權力來要我服從你們了，我們在前方流血，你們在這裏大享福，我們做莊稼的在前方打鬼子，你們在這裏壓榨老百姓。良心呢？你們的良心呢？

區：豈有此理，你簡直不是在跟你的上級說話。

傷：我的身上給鬼子的子彈打進了三顆，我的手膀也給鬼子打掉了。你們不能爲我報仇！你們不能爲老百姓報仇！臨了還把我們逼得無路可走。有良心的，你們看看，我的家眷給你們逼得要餓死啦！

區：！像你這樣沒有軍紀的人，活該！

傷：你拿什麼身份來講軍紀！

區：笑話！你是個軍人，在你的腦袋裏沒有軍紀，那兒還有委員長。既然你不服從委員長，那兒還有當區長的我呀！（指憲兵）將他押在一邊。

（孔三太爺上來將傷兵一推，順手就是一巴掌。）

傷：（激動地）打？

孔：打了你又怎麼樣？（又要去打。）

馬：（去攔）有話好說，不必動手。

孔：（指着馬的鼻子）帶眼鏡的，你少插嘴。

（逃丁從內間偷偷的出，一溜烟的向門外逃去。）

憲兵：溜了，溜了！

區：（指憲兵）打死他！打死他！

（憲兵往右街追出『拍，拍』兩響，只聽得一個人慘叫『啊！——』）

（大家都激憤起來，老二從內間出）

傷：（大聲的）天！（指區長）為什麼要打死我們自己人。（向區長當胸一拳）中國要亡了你知道嗎？

（大家蠢蠢欲動。）

張：大家包涵些，出人命啦！（給老二推開）

區：叫憲兵，叫憲兵！

（馬先生與大獸子上，欲湧上去。）

區：（拿出手槍）誰動一動就打死誰？

（傷兵冲上去奪區長的槍。）

（區長放槍，傷兵倒門外。）

馬：（激憤地）你，你是中國人嗎？

區：（將槍向天放兩響）動！（轉身）回頭叫憲兵來收拾你們。

（匆匆出）（林二嫂自內間出。）

林：（大聲）小林子爸，小林子爸！（哭倒在傷兵身旁。）

（林老太哭倒在地上。）

傷：（看看小林子媽）小林子媽，我來遲了。

林：天！——（泣不成聲）

傷：去吧！去吧！你好好的把小林子帶大了，替他爸爸報仇。

（阿發哥上。）

大家…阿發哥！

阿：（見狀）傷兵同志！怎麼啦！

馬：給官府開槍打的。

阿：啊！（憤怒地）這還成什麼國民政府？（羣衆湧上，大家在瞻望着傷兵同志）（半嚮）

傷：（竭力地）阿發哥，（大家肅靜）你領着大家走吧，你們不死，中國會有將來的。

阿：好吧！我們人多，我們就有辦法，到山上、到平地、到城市、到鄉下，到處都可以幹。我們爲活命，找生路，靠自己是真的，靠他們都是假的。我們不死，中國就有救啦！（林二嫂、林老太被激動地站起來。）

林：阿發哥！

（幕急閉）

